

自由交響音樂



卅

作訂併

集初品小文散

# 樂響交由自

著行研

售經店書活生海上

## 小引

這里收集的二十多篇小品，都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多我在各種刊物及報章上發表過的文字之一部份。這一部份還不是我創作的「代表作」我是隨意地把它印起來的，無非想替自己留下一點紀念而已。

我相信，這一點紀念，將來——經過相當的時間之後，當我用着另外一種心情去重讀着它的時候，大抵會感受到極大的懊惱和失望吧。

但，目前呢，「爲了滿足自己一時的慾望」，我願慮不到那些了。至於本書編輯的程序是沒有一定的。大抵開頭七八篇是屬於革命的 Romantic 主義，當中幾篇大致屬於個人身邊瑣事兼有若干與社會關係的成份的。最後幾篇大致屬於寫實主義的吧。而這幾篇的作品它的內容比較充實而思想

也比較前進這點我可以自信的。

在這里，我得感謝陳之佛先生替我畫了張美麗的封面畫，吳景樑先生及紀元兄給我不少的幫助。此外我應向葉紹鈞先生和鄭伯奇先生表示深切地謝意，因為他倆對於我的作品曾經給予有力的教正。

至於本書的錯字，漏字以及其他應該修正的地方，因為時間，印刷及校對的關係，使作者無從去修飾，這點我是應向讀者諸君告罪的。最後謹以此書獻給——

為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戰士們暨僑居在海外的我底親愛的母親！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于上海

## 前奏曲

我們這時代：

渲染着生活的血腥和充溢着悲壯的史實的時代。

大地是黑暗！大地是恐怖！大地是佈滿了惡魔和鬼怪！

荊棘和悲慘的大地啊！

我們這無數萬萬的黑暗的大地底兒女，從我們出世到現在，我們是在這

險惡的環境之中生活着，滋長着。

我們眼見的儘是這些暴戾，卑劣，屈辱，醜惡，和難堪的事情。

然而，從這里，我們却聽到無數震撼心靈的呼聲，反抗的怒號，辛辣的咒詛，沉痛的吶喊……這些是大衆生命的咆哮，是死里求生的狂叫，

是雄偉的，搖撼人間的自由解放的雷鳴！

恐怖和偉大的大地啊！

這是我們——

要求生活——生活底泉源之力！

要求解放——解放底泉源之力！

要求自由——自由底泉源之力！

要求創造——創造底泉源之力！

我們這時代：

絕不是過去的傷感時代了。絕不是過去頹唐不振的時代了。絕不是哀哀啼哭和搖尾乞憐的時代了。

我們這時代：

大家應有鋼鐵一般的心和鋼鐵一般的力！  
伸出我們的拳頭，挺起我們的胸膛吧！

手臂扣着手臂，  
脚步合着脚步，

一、二、三，前進！向前進！

無數的行列，繼續不斷地向着一個方向走！

無數的脚步，繼續不斷地踏着雄偉的步伐走！

這是鬥爭的步伐，

這是嚴肅而有力的步伐，

這是踏進民族解放和人類平等的社會的步伐！

美麗和豐饒之大地啊！

我們正在歡呼！狂跳！

伸開了我們的雙手，

招呼着光明的太陽吧！

馬可爾之夢



—麥綏萊勒木刻—

## 目錄

馬可爾之夢	一
憂鬱病患者	九
一個嬰孩子的誕生	一六
通信	二一
小小的生命	二六
覺悟	三一
五年後	三八
一顆心	四三
這不是愛的	四九
沒落者	五四
孩子們	六二
一樁更有意義的事	六六



菲莎·····	七〇
狂人與我·····	七七
弟弟·····	八三
或年之春·····	九一
海邊·····	一〇〇
狗的悲劇·····	一〇三
一個畫家·····	一〇八
自由之歌·····	一一九
壓迫·····	一二六
每當我回來底時候·····	一三五
陰影·····	一四一
時節的心·····	一四六

## 馬可爾之夢

四週給一種陰森的氣氛擁塞着，大地茫然地躺着，沒有人聲，也沒有人影。

這時，天邊只有一個淡白的圓月，似乎帶着一種處女底羞澀之深情，蹣跚地從黑暗的牧場後面，漸漸地出現了。

它開始是迂緩地昇起。過後以一種迅速的步伐鑽進碧綠的青空去。由那兒，它射出一種悅目，美麗，潔白，柔和，可愛之光輝。

在河的那方，水受着晚風的拂動，在明媚底月色的映輝之下，蕩漾着無限的淪述的波紋。

樹叢的細密處，不時地聽到小鳥清脆的吵鬧聲。蹣跚着，從那巍峨的天主教堂的尖峯那兒，遼遠地播送過來一種憂鬱的沉悶的鐘聲，斷斷續續地響着大地有些擾攘了。

這時悠然地兀立在這景色之中，一種孤獨者的悲哀，確然地已經深深窒息着馬可爾的胸懷了。

他，這年青而富於生活幻像的靈魂。個子高高的，而龐瘦削。從他那銳利的眼里，時刻地耀眩着一種人生的火燄之光輝。

近來，因為不安於都市的生活，所以他悄悄地遷居到這清幽的鄉間來了。常常爲了抑壓不住心深的苦惱，馬可爾總喜歡在深更人靜的時候作夜遊的。

此刻，他正坐在一棵古老的樹陰下，把腦袋伏在蹣跚之上，靜默地冥想着他以往的一切生活底憧憬。……

——黛麗！——突然地他那麼地喊了一聲。於是，深深地抽了口氣，仍舊緘默地坐着。

「黛麗是誰？」讓我告訴你吧：黛麗就是他從前熱愛的一個女郎。她有着纖細而黝黑的頭髮，光滑而緋紅的雙頰，伶俐而多情的眼睛，和那康健的肉體之美。她的感人的魔力很大。他時刻地受她的糾纏、捉弄，鞭撻，苦惱，終於使他陷於目前悲哀的幻滅里。

雖然在他年青的時候，有不少的機會里，他可遇到許多「漂亮」的女性而那些女性，她們的服飾是那麼的講究，態度又是那麼的風騷而熱情。她們常常露出一種誘人的肉體。說話的時候，往往帶着一種淫佚的口氣，嗓子大半是啞啞的，眼珠子終年充滿着一種疲憊的神色，每每于燈紅火綠的舞場之間這不消說，她們可以打動一般孤獨男子的慾欲之心情的。可是她們對於馬可

爾呢，——抱着崇高的愛情底理想的求追者。他就不把那些女人放在眼里了

他感覺；這赤裸裸的色情底奔流與放肆，缺少正真的愛情，沒有一種深不可測的神祕之力量在她們的心田里潛伏着。這無論如何也不會惹起他的思慕之念的。因此，他時常留戀着那可愛的黛麗。他覺得黛麗好像小孩般的純潔與天真。小天使般的美麗和文雅。他確信她，在她的生命里永遠蘊藏着一種青春的朝氣；絕不像那些暮氣沉沉的庸俗之流的女性可比。

——愛她多麼幸福的呀！他終於說了。然而，在他這一句話底聲音里，充滿着的不是歡樂而是失望的悲哀。這「幸福」的憧憬，帶給了他一種破滅的創痛，苦惱地把他驚呆住了。……………

抬起沉典典的頭，他望了望蒼茫的天空，深深地太息一下。於是喃喃地對自己說：

——不錯，黛麗是可愛的。只消看她那碩大而燃灼着那種不可抑制的熱情的眸子，我……我難道不會明瞭……她眼里所潛伏着複雜的人間的姿態嗎  
唉，我……我是多麼蠢愚的啊！……

說到這兒的時候，他更很命地扯着自己的頭髮，顯然是陷于極端的苦惱之中了。

——可是，她是不應該那樣的，絕對的，十二萬分的不應該對我那樣的——帶着譴責的口氣，他悽愴地那麼的嚷着。

可是這瞧不見的黛麗的面像，她似乎沒有諒解他，使他爲了她而挨到目前如此人生的不幸啦。

——不過……不過……不過——馬可爾突然地懺悔似的，說：黛麗是一個新女性啊。她有她自己獨特的見解，她有她個人主義的自由行動。生活的範

園是廣泛，複雜，緊張，具有浪漫詩人的一種特性。她的心也是矛盾的。於是他好像高傲於自己的見解似的，和一種自慰的滿足似的，笑着。可是當他再去仔細一想的時候，他就憤恚地喊道：——算了，算了，她是什麼東西哩？！——說了，他站起來，急忙地離開了這兒，回到他那狹隘，空虛，寂寞的家去了。

在家里，馬可爾坐在一張放滿了書本及信件的桌子上，呆呆地凝視着黛麗從前給他的肖像。心頭卜卜地跳着，他想用種種的方法將這可惱的想像撇開。可不能，他此刻正被黛麗的幻像所絆纏。於是他自然而然地將她給他的信攤開，帶着一種傷感的氣味，讀着：

「親愛的馬可爾：世上所有不幸者之中，我算是當中最不幸的一個了。告訴你：誰也沒有信任我！了解我！真心的愛過我，懂得如何的去愛我。老

實說在這社會里，男子好似都是自私自利的動物，他們不是把女人作私有品就將女人作玩具，總之什麼愛情，專一，純潔，永久，幸福，都是騙人的鬼話。告訴你，在我的實際的生活經驗里面，我已經懂得什麼叫做「愛情之幸福」了。然而，馬可爾，你可放心，我是愛你的。因為，我不能不把我的隱衷告訴你。同時我也要愛我心中所愛着的人們。雖然他們不免有時是那樣的可是，他們有的學問很好，有的思想很新，有的樣子很好看，有的人格很高尚。有的心情很柔和，有的……總而言之，這些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某一種特點。而這特點就是引我對於他們睇愛之所在啊。而你的真摯，熱情天資的明慧，態度的瀟灑，那是引起我莫大的愛的。總之，我愛你，正如我之所以愛他們那樣。我感覺在我的生活上絕不可少那一方面的。這就是爲了滿足我個人的欲望和「理想」之故。馬可爾，你會怪我嗎？但我是愛你的……



讀到這裡的時候，惶惑於恐怖與悲哀之中。他簡直不能支持下去了。於是他把那讀未了的信丟開，跑到自己的床邊，倒下來，將面龐緊緊地伏在軟綿綿的枕墊上，睡着了……。

——滾你的！滾你的！我再不會做那樣的傻瓜了！

——滾你的！滾你的！我要改造我的生活，我要改變我的人生……爲了爲了……。

在夢里，他那麼地喃喃着。

## 憂鬱病患者

自從珍出嫁了以後，時間只不過短短的兩年而已。然而一切的突變是那麼地迅速呵。

在前年，當珍還在省立高中讀書的時候，她不是一個滿茁壯，活潑，美麗和能幹的女子嗎？

在那時，珍不但好說話，喜看書，肯做事，並且還喜歡運動哩。

對於人生珍是樂觀的。所以關於未來的一切，她是那麼地抱着一種劇烈的追求和崇高的理想。

多麼可愛與光榮的珍呵。記得——那是當我們行將離別的一天晚上，珍站

在學生會的講壇中央，曾經嚴厲的堅決的警惕的又似乎臨別贈言一般地對我們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算是畢業了。此後大家聚首談心，一起工作的機會就很少了。所以，在這時，趁着我們還沒有分別的時候，我想哀心地和各位同學談談。我覺得：此後我們的任務更加煩重哩。出了校門，踏進了社會，一切的都不像在校裏那樣的了。我們要明瞭，中國——特別是我們婦女，在目前是處於一個如何可怕的境地哩。我們所過的好像是非人的生活似的。一切的都使我們痛心，憤恨！所以，作為新時代女性的我們，應該負起偉大的使命來！對於包圍着我們週遭的惡劣底環境鬥爭起來。我們不能像一般「摩登」女子那樣：只會陶醉於桃色底生活之中和那種可鄙的專門造成迎合男性心理的卑劣行動裏面。我們應該拿出新世紀的精神來——自尊，獨立，向前奮鬥的！這樣，本着我們一貫的宗旨幹去。至少，在我們千千萬萬婦女同胞當

中去領導她們，喚醒她們，爲着我們悲慘的命運打開一條前途的緣故！這算是我對於諸位同學最後一次的會話了。將來倘有機會的時候我很希望大家能夠互相督率，勸勉，互助，並且常常指教我！」

可是，只離開了短短兩年光陰，珍的變化是那麼地突然及迅速呵。

此刻珍終日只是呆呆地跌在冷靜的家裏，街不去，事不做，書不看，連話也懶得說。整天地不是打盹，便打牌。不是打牌，就悄悄地一個子痴呆地坐在朝南的窗口下，夢幻似的眺望着那碧綠的蒼空和皎潔的月兒。心是憂鬱的，彷彿秋天的季節那樣。

「這種日子怎樣消磨得過去哩！」她喃喃着。於是深深的嘆了口氣，重新眺望着窗外去，碧綠的天空滿佈着閃爍着星火，大地仍舊躺在死寂的月光里而在這死寂的月光里底依稀的茅舍之陰影，以及那冷落的悲淒的咳嗽聲，使得

珍更加苦惱起來。這時在她的腦里湧激着熱灼的，苦難的，彷彿被太陽蒸發過了的石頭那般的思想。而對於這思想，珍不會用一種適當的契合的明晰的字句去說明它。

「唉，算了罷。你瞧，你瞧！——珍獨自喃喃着——這月亮多美麗，高潔，可愛與光輝呵。」於是在珍的面龐上，湧現着一種艱難的喜悅，而這喜悅，倘你仔細地去尋味它裏面的成分時，你便發覺那是多麼苦澀的一種喜悅呵。

或許，可以說：這聲音是從珍的生命里迸發出來的一種熱情。這聲音，也許是從珍悠久沉溺於苦惱的生活之中而體驗到自然之美和愛的一種領悟、總之，此刻珍已經變了，一切都變了，意識上與體魄上都變了。

以往，那種高尙，傲岸，光榮的特質都從珍的生命上悄悄地溜過去了。現在珍是那樣的孤獨悒鬱，癡人似的呆呆地臥在陰黯的房子里，對於孤

獨的天空，凝視着那孤獨的夏月，惟在這樣青蒼底夜里，珍才感覺到孤獨者的心是如何的憂鬱呵。

「人生多乏味哩！」一種傷感的淚水，滴滴的潤濕了她的衣襟。「唉，我真懊悔離開學校呵！我為什麼不再去升大學呢？我為什麼會嫁給這樣的一個醜惡的老頭兒哩？難道我是瘋狂了嗎？難道我已經喪失了所有的一點理智不成嗎？唉，爲什麼呀？金錢？名譽？享樂？這是怎樣一種可詛咒的事情呵！這個衰弱的貪婪的老人不是常常被我厭惡的一種人物嗎？他不是憑藉着那種雄厚的財勢來引誘，壓迫，玩弄，蹂躪我們女性的傢伙嗎？唉，唉！我怎樣會嫁給他哩！……」帶着悲憤的口氣，珍那壓憤憤地質問着自己。

然而一切的似乎都無可挽救了。珍自從父親經營失敗之後，因爲家庭經濟的拮据，就沒有繼續升學的可能了。從那時起，珍的生活上雖然經過了不

少的變化。但最後，終於給父親的嚴厲的威脅及母親苦善的懇求之下，珍莫名其妙的答應了，屈服了。——嫁給一個曾經被她以往引證作攻擊點的人物專靠着祖宗的遺產過着墮落生活的執袴子弟了。

可是——「那是多麼奇怪的呀！」她說：「難道我的睛眼也瞎了不成？這明白是個醜惡的大腹賈！唉，我受騙了，我受愚弄了。一切的——完了！我……我是犧牲在崇拜金錢和景慕榮譽的社會制度之下的啊……」

珍瑜抽地飲泣着。

只挨過了像這樣的兩年的悽慘的生活之後，珍彷彿一個垂死人一般，被黑暗的魔手抓到什麼角落去了。

從冰冷的人間里她獲得了一種悔心的蔑視，從虛偽的酬酢中她感到了一種心碎的創痛，從傲岸者的中間她領受到了一種難堪的白眼，從過去的同學

當中她慚愧着自己生命的可恥！從那老人的身上她嗅到了一種資本家的腥臭的野獸底氣味。

「不能！不能！我絕對不能這樣的混下去呵。」珍終於這樣不自覺地喊出來了。



## 一個嬰孩的誕生

妻分娩前，我已開始就憂起來了。這對於我們不啻是個生死關頭哩。

窮窘的生涯早使我們陷於沛顛流離之中。每天爲了僅可微飽的飯餐，我們已是絞盡了不少的腦汁。每年爲了僅可溫暖的衣服，我們已是想盡了多少的法子。對於饑寒的襲擊，我們雖然竭盡生命的全力去抵抗，但到頭來還是一樣地忍飢挨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我們簡直沒有一天過過好日子。

憂鬱和苦惱，彷彿已經成爲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似的。

對於這不幸，難艱，黯淡的歲月，我們真說不出自己內心的一種感慨！現在，威脅在我眼前的是妻快要生產了。倘在有錢的人家，或是渴望着

子孫的人們、這倒是一件喜慶的事哩。

可是，掙扎在生活綫上的我們，這不但沒有感覺到什麼愉快之可言。反之，正因為這件事，使我們更加沉湎於不安之中。

妻是初產，對於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她特別耽心。在平日，從鄰居的人家中，她曾經聽到種種難產的故事。於是，一種死的殘酷的模樣，死的悲慘的印象，死的可怕的面目，深深地穿過了妻的潔白底心，使她的生命增加了一層陰雲，烙上了一個更大的創痕。

我呢，也具有同樣的感覺。對於妻的憂慮與恐懼，並不以為是過份的。而且妻的體質太孱弱。這因為妻平日過度的操勞及營養不足之故。這對於她的生產，顯然大有不利。我想，世間有多少不康健的女人，正因為生產的難關而通過不了她們生命的血路！

想到這裏，我不覺爲妻悚然驚駭。

可是，除了愁思之外，我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去補救呢？生產是人類一種自然的生机，這好像我們每天必須衣食上樣的必要，我們憑什麼理由能夠阻止那人性的——一種自然底要求呢？唉，窮人底悲哀，連人生天然的一種樂趣都被剝削殆盡了。妻，因爲近於臨產，所以很焦急。她拖着笨重的大肚皮到處去設法。可是白跑了幾天，到處的朋友都和我們一樣的窮。

我呢，在從前——有職業的時候，月中短少一些錢用的時候，還可以向人借貸。但現在、已經不行了。他們知道我們沒有收入，窮，還不了債，所以就不敢放心借給你了。

那怎樣辦哩？祇有聽從危運的播弄了。

妻今天生產的徵候更加顯明。肚里時刻發生陣陣的楚痛，彷彿毒蛇咬着

她的心腸似的，她在床上輾轉，呻吟，號哭。聽到這聲音，我的心彷彿受着針刺似的難過。

「嗨，這是生底掙扎啊！」我悄悄地對自己說。

妻漸漸疲倦了。口渴，肚飢，想吃一點酸的東西。我給她一片波羅，是罐頭，我的一位朋友送給我們的。妻接了，咬了一口，馬上便吐出來，這東西，好像已經腐爛了。我想：一定是陳貨，朋友是貪圖價賤買來的吧。

「那，吃點粥吧！禮。」妻對我點點頭。

可是，她簡直沒法吃得下去。在往日，我們都是忍心去克制着自己食量的人。那會有東西而不高興吃的道理呢？

「這是生產的特質啊！」我對妻說。妻楚痛的，無力的又點點頭。

平息不到半小時，妻突然又呼號起來。輾轉着，臉是鐵青的。那種難堪

與慘白的容顏，使我疑心自己是站在一個臨危的病人之前。這時，死的恐怖與殘酷，死的痛苦與慘涼，驀然又滲進了我的心。

唉，如何纔好呢？僱產婆的希望是沒有了，我自己又是外行，隔鄰的李媽恰巧下鄉去了。親屬們都不在這兒。……

這時，妻的狂叫比以前更加尖銳，她匍匐着，雙手按着床板，一陣一陣無力的呻吟，跟着一陣一陣的血；從那里，浴了紫紅色的血，一個無邪的嬰孩出現了。

他嘩啦啦地嘩啦啦地哭着，聲音里，已是含有一種人世之苦難。

是這樣，妻倏倏逃出了「火綫」，但從今後，在我們的生活上，又增加了一層重負，走進更深一層地獄里。

## 通信

X X :

倘有必要和可能的話，那就請你把我過去給你留下的日記及許多的書簡展開來讀一下吧。我想：這對於你是有益的。

我盼你能夠虛心地仔細地去讀它。那麼在我的話里，你自然會找着當中所包涵的一切底意義。而對於你的誤會我，不理解我底程度不致弄到像那樣可悲的地步吧！

告訴你：我這四五年間生活底血痕，我所受到的痛苦與磨折，那人間的殘酷的，沉痛的，沒有人性的事情我都遭遇過了。但這確是作為鼓勵我，勉

劇我揮扎唯一之武器。在我的心中沒有殘敗的種子，沒有假怯的質分，沒有對於「生」感到無望的悲哀！我仍舊一樣充滿着求生的灼熱底欲望，仍舊一樣擁塞着亢昂與憤慨。對於這黑暗的社會，對於我們生存着這個災禍的世界，我，和大家一樣努力地去做滅滅它，爲着千千萬萬人的幸福及自由的緣故！

總之，我的理想，我的爲人，和平日對你那種坦然而無邪的愛撫之心，做了我多年真摯的友好的你，想應該會明瞭吧？

但，我們之間的隔膜宛如一條鴻溝似地。

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對於這解答，我只感覺不幸。

想到我們有六七年悠長歷史的友誼底中斷，爲了我，曾經聽到朋友說過你因此感到人生的乏味，對於人事頓起灰心冷志之念。回憶着你的爲人，體

味着你的心，着實深深地使我感到無限的楚痛之淒涼。

其實，告訴你，由於過去一段生活的過程中，我曾下了很大的功夫來觀察你。我發覺你的多疑和狹量，你的自私和傲慢，你的理想和觀念、你的對於我過份的盲目的愛，這就是做成我們之間的悲劇的泉源吧。

前天又聽到D君說：你因為受着種種的壓迫，刺激，和不滿於現狀的生活，居然自殺了。倖倖沒有成功。但這令我多麼地悚然與驚駭啊！

你為什麼想到這樣懦弱的田地呢？你以為爲死了——這樣白白地死了會引起人們對於你的同情嗎？這樣會終結了你困窘的命運嗎？這樣可以擺脫了這萬惡的，卑污的人間嗎？

不。這樣想是錯誤的。人間的罪惡并不因你之死而會減少絲毫！黑暗仍舊籠罩着我們的週圍，痛苦仍舊緊緊地追隨着你。



不要那樣做吧。他們將以嘲笑的態度來對待你。而你，只是白白地，無意義地、無價值的像一條狗子一樣被躲藏在穴里，你甘心嗎？你肯犧牲自己有用的生命嗎？

這是不值得的。而且，那是多麼愚蠢的事！

每每感觸到這些事上面，在我的心中便撩起一種激烈的慘痛。想到溫味着你對我的體貼之關心是出於你對我的至誠至愛時，做了你忠實的，知心的有益的朋友之我，對於你的前途，應該負起重大的責任啊。

奮鬥吧，朋友！從血泊中去求生存！

對於自己的生命不要去作孤注之一擲。

大地雖然充塞着無窮的慘痛底呻吟。

但在其中，你將會聽到悅耳之聲音，

※

那是偉大的生命的交響樂，  
幸福就是寄托在這當中啊！

一九三五秋

## 小小的生命

在受了別的孩子的气時、我便鼓着一泡氣，一溜烟跑回家裏去。我恨死他們，我想一口把他們咬成幾段，一拳打回了他們的腦袋，一脚把他們踢開三萬七千里路遠！可是，怎麼辦呢？我沒有那種力量。他們明明在欺負我，他們見我窮，穿得又破。他們常常叫我小癩三，罵我小叫化子，沒有爺，沒有娘的！我真氣死了，他們那樣的壓迫我，難道沒有一個人肯幫我的忙嗎？起碼，媽是愛我的。至少她會買一粒糖給我吃。可是，這次媽也不能爲我出氣。媽，一點也不能怎樣他們。我真氣暈了。媽見我哭，見我受着別人那樣欺負而不敢作聲的那種可憐的樣子，媽的眼圈兒紅了，上氣不接下氣的喘，

什麼話也不能說出口，眼淚是水汪汪的滾下來，媽和我一樣的，只好泣噉。而我見了媽哭，我更不高興呢！我怎的還使媽哭。我怕媽哭，我不願媽哭。我痛死媽媽啦。於是，我一下把媽緊緊的摟着，把頭躲在媽的懷裏，一面哭一面却叫媽不要哭。爲什麼要哭呢？媽，我可不許你哭！媽沒有聽我的話，真傷心，我懊悔不該給媽知。可是，我很難過，不說給媽聽可有別人爲我出氣嗎？沒有誰理會我，除了媽之外。倘我有個把兄弟，或一個小妹妹也成，咱們弟兄姊妹合手合脚的把那些小畜牲打得屎滾尿流，我還怕他們欺負麼？但，我只有一個子，孤零零的，只有我一個子，怎能敵過他們哩？媽不消說她是又老又病，連吃飯的氣力都沒。爹，那兒去了？我從來就沒有見過爹面人家說我沒有爹。所以他們就敢欺負我，我不是受了沒有爹的累嗎？爹那鬼去了？有爹多好呀！他們還敢來惹我？但，媽呀！我生來直到現今，還不曉

得爹的面孔是怎樣？方？是長是短？是張飛那樣抑或關公那樣？我愛爹的面孔像趙子龍那樣？阿牛對我說過，他就喜歡趙子龍媽告訴我，我到底有沒有爹？媽瞥了我一眼、滿傷心的說：

「孩子！你是有爹的。可是在你下地三天之後，他就被人逮住當大兵去了。直到現在，整整十二個年頭了、一點影兒都沒，死活不知……所以使咱們這樣、孩子、多可憐呵！你是有爹的。」

聽了媽的話、我怪難受、我不曉得怎樣才好。自己的心思、我又不能說出來。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塞着我的喉嚨似的、我恨自己爲什麼不快兒長起來。把話都學好、那我不是好好向媽說些安慰她的話麼？看見媽那幅可憐的面孔、我忍不住又要哭起來了。

「媽、那麼、爹什麼時候回來？我一定叫媽把爹逮回來，我不要做個沒

有爹的孩子，我不要做個被那些小子欺負的孩子，媽趕快把爹叫轉來，我喜歡見見爹面，我多麼好呀！我真的還有爹、以後不怕誰欺負我了、媽、答應我，什麼時候把爹逮回來，明兒好嗎？越快越好。媽，你教爹坐「飛鳥」回來坐那隻大大的，聲音轟轟的飛鳥回來，那不是很快嗎？多麼好！咱們一刻兒就可見面了。媽，答應我！不要忘記：還叫爹和我帶一桿槍兒回來，爹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槍，又高、又大，滿重的，我背得起嗎？媽，我有了槍、什麼都不怕了、誰也不敢來負欺我了。我喜歡怎就怎。誰都不敢阻止我，誰都不敢向我瞧一瞧。那時、我多高興、我叫他們吃屎，他們也好好的去吃、他們是癩三，見了槍桿就怕。媽，只要有槍，我們什麼都不怕，再也不會受氣了。記着：明兒叫爹帶桿槍來……」

媽聽着我的話，有點發笑，但不久又愁起來。媽的面孔老是那樣，我簡

直就沒有看見媽好好的笑過一次呢！媽摸着我的腦袋，長遠地沒有說話，似乎在想些什麼，眼睛裏滿裝着淚珠兒，似哭帶笑的對我說：

「孩子，我的心肝兒！咱們這輩子是受人家氣的、因為窮，沒有面子，沒有勢力，讓他們怎樣擺佈。可是孩子，下輩子，你要記着，不要忘記了我們是怎樣過活的，你的爹是怎樣死的，你爲什麼會受別人的氣？記着，孩子媽於是放聲大哭起來，這聲音比前更加難過，我又緊緊的擁着媽：

「不要哭！不要哭！我以後不會受他們的氣了，誰欺負我，我就和他拼命！我記着你的話，媽！」

## 覺 悟

當莉莉第一次在我們這兒出現的時候所給予我的印像是非常的惡劣的，她那種輕挑的態度使你不得不生氣，她那種拖泥帶水底走路的步法使你不能不討厭，至於她的裝飾的庸俗，說話的誇張與無稽，看人時那副眼睛的表情，一切的都引不起你一點同情。

遇着這樣一種女性的時候，照例我是大概不去理睬的，這并不是我故意表示自己的高傲，只想間接地給她一個打擊，——一個教訓而已。

我們這樣地相處了兩三天之後，她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孤獨和沒趣了。於是她渾身覺得異樣地侷促，說話沒有先前那樣地厲害了。舉動也沉默起來，



她的曠人的眼色也不像從前那樣討人厭煩了。

這時，在空閑下來的時間，她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腦袋深深地埋在書本之中，對於環繞着她四週的人們採取了一種冷淡的態度。

可是就在這時候，她的心不是在自己生命的澳底里跳躍嗎？祇要能夠仔細地聽聽，可不是嗎？它正在那兒卜卜地響着，彷彿擂鼓般的。我想：她的腦子也許正在幻想着我們吧。可不是？她要認識這兒每一個人的臉相。她需要瞭解這兒每一個人的心思。而且她很想知道這兒每一個人的生活底全貌。

我又想：也許她會覺得這兒的人都是「混蛋」吧。都是「糊塗虫吧」，都是木頭木腦的吧。或者，也不過是些「摩登青年」而已。

然而，……：……不久之後，她發覺自己推想錯誤了，因為這幾天來在她說話的語氣里顯然有些異樣，因此我覺得她比以前有着更多的煩惱哩。她

不是常常把眉頭深深地鎖着嗎？

沉悶，孤獨，咀嚼着她的心。她感到刺骨的難受。

「怎樣纔好呢？」有一次她彷彿對着自己那樣地問道。

然而，她不曉得怎樣去和我們說話才好。而我們仍舊那樣地沉默。這沉默，使她感到非常的難堪，於是藉着公事的關係，她常常找着機會與我們談話。

是的，祇要她是虛心的、坦白的，誰不樂于和誰交談呢？況且我自己一向就希望別人能夠上進，——好像希望自己一樣。

我想：隔膜就是人類情感的一道屏障，一種障礙。她看到這點，所以她首先就向這隔膜的重圍衝過去，她勝利了。

在開頭幾次的交談中，她仍舊脫不了那種瞎話三七的脾氣。而我們也沒

有正經地與她說過幾句話。她起初，似乎覺得滿快樂。因為她一向就是祇想找尋快樂的人。可是過了一些時候之後，在我們無稽的談話之中。她略略地嘗到一種辣味了。這辣味是那麽激劇地挖苦着她的心，她懊惱極了，生氣極了，傷心極了。她開始現起一種憂鬱的樣子，她真正地明瞭這樣地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有一天，她很認真而且誠懇的對我：

「我的內心的痛苦，也許你們不知道。表面上，我是個多麼快活的人物呵。是的，就因為這樣，你們纔會那樣地看待我呢。其實，我何嘗是那樣的一種人物啊！我的生活是非常的黯淡，我覺得人生太沒有意義了。所以在抑鬱不樂的環境里，我盡量去找尋我自己的樂趣。我什麼都不管，一天到晚祇想求開心，我把自己的生命有意識地毀滅了去。有時，我也覺得我自己

是非常可憐的。所以我時常也暗暗地啜泣，在我難過的時候。至於談到我個人的生活，那是十分可恥。我沒有什麼企圖，也沒有什麼願望，我完全消失了一種生活的自主的能力。我茫然地活着、茫然地在這悠長的歲月里消磨我的一生。我不懂怎樣做人？我也不懂做人應該怎樣才好。總之，我是個迷惑和彷徨於十字街上的一個失路的人。所以……我才會被不良的朋友所引誘。我無意中便踏上那黑暗的路上去。在這些的時間里頭，我是苦中取樂的。然而，現在我漸漸地已經感覺到生活上的苦惱了。因此我希望能夠轉換一下空氣，把我的生活從新地建立起來，在我最近和你們的談話中，我已經領略到當中的意味了。不錯，我今後該努力把我的劣性克服下來。多讀一點書，多幹點事情，好好地做個被人瞧得起的人！我想：我並不是沒有希望的人，祇要我……切實地從我的生活中去糾正我的錯誤，去把握我的前程，去

做一個有意義，有理想，有作爲的人。這樣，我相信我今後不會感到生命上的空虛和創痛了。是的，我現在是那樣地希望着。不過，能不能做到，這確實又是大問題。我時常是這樣：知道應該那樣地做，但做起來時總覺得麻煩辛苦，不能持久，沒有恆心，勇氣，和堅決不移的態度，這便是我一生失敗和沒落的所在。然而，我何嘗願意做個失敗者，沒落者哩！唉，總之，此次我是下了更大的決心了。而且，我相信我目前的環境可以迫我走上上進之路。然而，一下子是不容易的，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做去。自我到此以後，我覺得比以前確實好得多了。我的過去的一班朋友都那樣說。但在你們看來，當然還是不行哩……」

她的話，在當時確實引起我相當的同情。我相信，像她那樣的一種女性在現代的社會里着實是不少。這是這惡劣的環境所製造出來的一種人物啊！

爲了援助和督率一個同在一個時代里的青年的覺醒，使她或他能夠擔當起對目前爲着人羣的解放底義務上說，那是絕對本份的。我想：具有真正覺悟的人是可以自拔的！可是她呢，是不是這樣？

## 五年後

像這樣的事情並不是希罕的，在書本里，在朋友的閒談中，在許許多多的場合里我是常見常聞的。然而一到自己親臨其境的時候，那就不然了。

事情是這樣：一個晚上，當我路過大世界底門口時，突然被一個女人攔住，歇得斯利地喊道：「英哥，英哥！……：你到那兒？我許久沒有遇着你了。」

我回頭一瞧，看見一副蒼白而憔悴的面龐，充溢着一種人生的苦惱與不幸！在她的眼里默默地含着難忍之悲哀的淚水，呆呆地凝視着我。我也呆呆地端詳了她一回。在記憶中，彷彿見過這樣的一個人。然而雖然經過強力的

思索之後，仍舊不能記起她到底是誰哩？

「忘了嗎？英哥！是的……是的，你不會把我這樣的人放在心頭的可是，英哥。你應該記得我呵：難道你真的完全不記得我嗎？」

她緊緊地貼近在我的身邊。我瞧見她的胸膛上下卜卜的跳着。

「啊……真的，對不住，我忘了。你是誰？告訴我。」

「朱貴芳……你的同學、五年前的好朋友。」她直率地。

「喂……你是朱貴芳嗎？你……真的是……朱貴芳嗎？不……要騙我！」我突然被那樣意外的事所迷惑了。

這時，站在我們四週圍的人、用一種驚奇的眼光看看我們，甚至有人哈哈地大笑起來了。

於是她一邊拖着我、一邊說道：



「英哥、到我家里去再說。這兒人多，不方便，你又怕難爲情啦！」她不像先前那樣的悽愴了。當她用着那種溫存的口氣對我說出這樣的話時，在那那笑的愛媚下，我確實已經記起她以前那種態度了。

「唉！……………」我太息了。

「不要傷心，英哥！祇要你…………能夠…………能夠記得我…………這樣的一個人呵…………就…………就感激你了。」

「人生真是千變萬化啊！」我感歎地說。

她看看我，一種不幸的悲哀重復籠罩着她的面龐。再也不說什麼了。於是我們默默地走着。她緊緊的握着我的手、緊緊的貼在我的身邊。

「到了。英哥。這就是我的家啊……………」站着，在弄堂里、她說。

「這是你的家？」我疑問地。看一看門口懸着一只電燈，白的磁罩寫上紅

的油字：「桂芬」

深深地吁了口氣，我跟她到她的房里去了。

「請坐，英哥。我對你說。你狠奇怪吧？自然的，你怎也想不到的，貴芳會流落到這地步！」

「這是怎樣一回事哩？唉！……」

「沒別的。英哥，這也不是我願意的。誰願意呢？不過……實在是迫不得已的！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沒有倚靠的女人，沒有父親的女人，沒有上進的機會的女人，沒有點兒錢來養活六十七歲的老母親的女人，像我這樣！除了設法找點兒錢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路可跑呢？我要生活，我的母親要生活我的弟弟妹妹要生活，我的負擔很重，責任很大，我不能不設法生活、什麼職員，丫頭，女工我都幹過的。英哥，我的家境你是知道的，我個人的性格

行爲你也明瞭的，你不是曾經對我說過嗎？……「貴男……你是一個能幹的人：聰明，耐勞，人品又好，將來是不可限量的，你真不愧爲一個很出色，很有希望的女性啊……」一然而，英哥啊！那番話祇有使我憤恨，傷心。人完全受環境支配的，像我這樣一個脆弱的女子。在這四五年間，什麼折磨，辛酸……都受夠了。我這世人也算了。可是，英哥，你要體諒我，明白我，爲我向人間，社會，及我們一切相識的朋友中，替我說一說，替我解釋一下：我的遭遇，不幸，特別是使我這樣的一種罪惡呵！……」

於是她啞鳴起來了。

我頓時也陷於一種茫然的境界中，不知所措了。

## 一 顆 心

凝望着琴那凝滿着淚珠的眼睛，我知道她又存懷念着自己的母親了。琴對於母親特別具有一種愛情，所以在她這半生中，除我之外、母親，便是她的第二個愛人了。

坐在自己的對面，琴憂鬱地把頭低低的垂下、兩手扶着額角，一滴一滴的冰冷的淚水從她悲哀的眼裏滾下來。

彷彿聖瑪利亞似的，我感覺自己的妻；她的面孔是隱伏着多少人生的悲哀和慈善，我的心也被她所感動了。

「琴，不要過於傷感，保重你的身體………」我懇切地說。

「啊……：母親的命太苦了」。琴悲哀地回答我。

「這是幾代遺傳下來的悲劇呵！是不是？」我有意地問她，使琴不致爲那種沉思所苦。

果然，我的話發生効力了，琴睜開了那惺忪的眼睛，瞧瞧我，於是悽愴地說：

「堯，說來也奇怪……」用袖子揩揩她的眼淚「對於母親、我特別感覺可愛、這種愛是與我們之間不同的，也許就叫做「母愛」罷，對不對？」

「是的，這叫做「母愛」，不錯！」我回答。

「告訴你，堯……」她繼續說「原因是母親能理解我，體貼我，原諒我，同情我，關切我，永遠永遠的愛我……」

由於精神的興奮，她的臉突然灼紅起來；可愛的，櫻桃一般的顏色啊。

「哥！」她熱情地「總之母親是愛我的。反正，我是覺得母親的愛是永遠地深深地時刻隱伏在我的心裏，想起母親，確實使我難過極了。她的遭遇是那麼可怕，她的命運是那麼不幸……」

琴的眼珠子又潤濕了。她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女子啊。

見了眼淚是會令人傷心的，特別是女子，尤其是自己可愛的妻。爲了想打破這苦惱，我進一步說：

「那末，琴，母親的爲人到底怎樣呢？」

「她很好」琴匆忙地回答我「她是個能刻苦耐勞的人，她有一副好心腸，她好幫助人。人人都說她好，她從不會向人發怒，也沒有罵過人，她爲了父親，爲了家庭，爲了親戚，爲了我們，她不知挨過多少的辛酸苦辣，艱難困苦……她一生是常常陷於忙碌和慘痛中，可是，她從來沒有向人抱怨過

一句話。她覺得這樣幹是應份的。她甯願自己受苦，她甯願自己省衣節食，只是爲着我們啊……」

「這樣的母親是少有的」我說。

「不錯」她非常滿足我的話「這樣的母親是少有的，我覺得母親對我的愛太偉大，而且是真摯，熱誠，永久溫柔……這種愛是非常可寶的，金錢買不來，暴力奪不去，什麼也不能消滅它……是不是？」

「對的！」我肯定地說，又問：「那末父親呢？」

「父親」？她說「還好，不過和母親比起完全不同了。父親有副尊嚴的面孔，冷森森的使我不敢接近，我怕接近他，對於他我似乎有了某種的隔膜。而他，也很少和我們接近，這大抵是因爲事忙的關係吧。不過假使他有時在家裏也很少和我們說話的，我可以這麼說：他不大注意我們。所以他不了解

我的心情，由於不了解，所以對我常常有一種誤會，而這誤會是引起他對我是的一種惡感，這可說是我們父女間不幸的悲劇……」

「那麼，你對於他是不是也有了一種惡感？」我問。

「不，」她直捷地說「這不是他的錯處，他是承繼了幾百年來封建思想的遺毒，我是不會怪他個人的。他的觀點是：女兒養大了是嫁人的，將來好壞都是他家的事。兒子可不同了，添一丁，多一口，子子孫孫將來不但要繼承宗業，并且還指望兒子大了，成家立業，做出一番光宗耀祖的事，況且在老人年邁衰弱的時候，是靠自己兒子供奉侍養的。」

可是對於他這種的行爲，我是不會發生反感的，堯，這完全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大缺憾，大悲劇。我恨這社會，我厭惡這制度所給予我們的不幸。它殘踏我們，犧牲我們，蹂躪我們……」她憤激極了，她此刻沒有先前



那種悲傷的情感，現在已經變成一種憤恚了。

「這麼，母親是很可愛的……」我安慰地說。

「是呀！在痛苦和悽慘的日子裏頭，母親是我唯一的安慰者，唯一的救主！母親的愛是真摯的，熱情的，偉大的，我真掛懷着母親啊！……」於是兩行淚水又從她的眼裏滾下來。

於是我撫摸着她的頭髮，溫存而熱烈地安慰着她。

## 這不是愛的

願意嗎？露珊！我陪你回去？

不需要。

那末……一個子走路怪寂寞嗎？

慣了，我常常那樣。

噫！一個女人夜裏走路不怕麼？

怕什麼？

鬼？流氓？醉漢？瘋子？白相人？你都不怕嗎？

怕什麼！難道他們會把我吃掉麼？

固然不會，可是，……

怎樣？

你不怕他們胡調嗎？

胡調是不會駭怕的，于我也沒有什麼損失。

那末，你是說，高興他們胡調的，歡喜他們戲謔的：是不是，露珊？

瞎說！誰對你說「高興」？「喜歡」？

約啞……你不是明明白白告訴我嗎？

什麼明明白白？

你說：這于你沒有什麼損失。那不是夠了嗎？

你真神經過敏！一個女人在夜裏走路一定會受人胡調嗎？就是縱使受

了胡調，這有什麼大驚小怪呢？其實，就是受了胡調也沒有損失的。損失了

什麼？你說，你解釋給我聽聽……C先生。

你的人格！

啊？我的人格！我的人格就因為他們偶然的胡調而受了損害嗎？瞎說！

露珊！一個有人格的女子是不會受人嘲弄的，懂嗎？我愛你，所以，我要求你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你愛我？C先生你愛我那點？你愛我的人格嗎？人格一斤值得多少錢？我是會有人格的人嗎？像我那樣的一種女子，爲了生活鐵索所鞭撻，弄至體無完膚，還說什麼人格不人格？

露珊！我是愛你的。

你愛我什麼？你愛我的人格？笑話！你在欺騙我，你在玩弄我，踐踏我想在我的身上，找尋一些刺激，快活，排洩排洩你的獸慾！

胡說八道！我真心愛你，反而你來罵我，露珊！你是懷了什麼一種心事？告訴我！難道我爲你受的犧牲還算不大嗎？我耗費自己的金錢，消磨我的光陰，荒棄我的事務，毀壞我的名譽，我的犧牲是多麼大啊！爲着你，露珊！我甯願犧牲自己，我愛你。

這犧牲未免太大了。還是爲着自己罷！先生。

可是我愛你。

這不是愛的！

那麼告訴我……這是什麼呢？

這是毫無價值的浪費！

那麼說，我們之間永遠沒有結合的希望了。

我們不會結合，我們沒有愛情。我是爲着生活把自己一生都糟塌了。而

你，一般到這兒來的男子們，爲的也是找尋你們的快樂而已、用你們多餘的  
金錢和時間消耗在我們身上……

唉！

C君於是深深的嘆了口氣，一種抑鬱和悲感的情緒，突然在懺的心裏擾  
亂起來。

露珊的臉色，這時也蒼白了，眼睛是那麽惺忪和疲憊。她彷彿害了一場  
瘡病似的，蹣跚地從那整整一夜沒有歇息的舞場出來。

C伴着她傍邊，一面走，一面向她那麼說。

## 沒落者

(一) 朱小姐的身世

在這兒，誰也曉得朱小姐是頂出風頭的。

她是富商朱財源的女兒，滿有錢的一個傢伙，據說朱小姐的父親，在這兒算是中上有產階級的人物，他的企業很多，賣買的手段也極巧妙，他專做投機事業，特別「劣貨」這一類；他的花樣是層出不窮的，他，在表面上是滿口掛上「提倡國貨」，「振興實業」，「挽回利權」，「熱心愛國」等等的漂亮名詞。而實際上呢？他暗地裏是「專販劣貨」，「斷送利權」，「尊崇外人」的。

像這樣的一個人，養出來的女兒會怎樣呢？不錯，用教育的力量可以改

造人性。但朱小姐所受到的教育是「洋化教育」。因此，於由她父親遺傳過來的那種惡劣的影響，她保存着。

所以。她，朱小姐跟她的父親學上不少惡劣的行爲，并且生性也嬌傲，藉着父親的財勢，她的名聲也隨處聽見。每逢有什麼節會，或者什麼國貨商店，公司、賽會，工廠等等開幕的時候，沒有不看見她的芳蹤的。這樣，她便成個馳名的交際花了。

### (二) 朱小姐姿態

她的模樣兒生得可漂亮，身段是不大不小，不長不短，臉色是光滑的，雙頰往往好像蘋果那般。一對黑絲綫般的鵝眉，長，幼，有些兒灣灣的。她那一雙黧黑的光灼充滿着一種情慾的眼珠子，作個半包圍的狀態，嘴巴長得也適中，兩唇時時緊緊地合着，好像睡着的一只眼睛，但看來却很可愛。



她說話的調子，非常嬌豔，清楚，響亮，彷彿一只黃鶯唱歌那般。當她向人微笑的時候，頰上起了兩個小漩渦，這是如何引人顛倒的誘惑啊。

不錯，朱小姐是多麼美麗的啊！

### (三)朱小姐的手段

然而，朱小姐的手段可不是開玩笑的，她的出名一半固然是靠她父親的財勢，一半却是靠她自己的本領。

在交遊廣闊的場合裏，她能夠應付如意，從來很少會得罪別人的。

在一個人的面前時，她會慇懃地熱情地向那個說出種種使他心愛的話，在另的一個人的面前時，她也是用同樣的嗓子向他訴說那些心愛的話，有時比方她探悉他知道自己另有愛人的時候，她會先把「那個」說了大堆她是如

何厭惡他的話，又比方在大衆的面前時，她就表示一種絕無與任何人有什麼瓜葛似的，反之，她必得和每一個她所要「往來」的人都露出一種坦白的心情。還說是她並沒有和任何人有超過「某一個人」的關係之上的表白。

她在欺騙別人，捉弄別人。在虛偽的愛情裏，她，盡量找尋自己的快樂。保持她一向享得的聲譽，她很了解，一個女人倘若想維持她的虛榮的「寶座」時，她必得取巧，討好各方的。

她是一個多麼狡黠和聰明的女子啊。

#### (四)朱小姐的生活

那麼朱小姐一定很懂得生活的人罷！是不是？生活是很懂得呵。不錯！每天睡倒十二小時才起來。蓋着英國頂上的毛氈，躺在德國綢絲床上，多溫暖，多舒服。

在姑娘小心翼翼，低聲下氣他叫醒她時，朱小姐往往皺起眉頭，說道；

「時候還早，你這老骨頭，天殺的，爲什麼一早就驚動我啦？」

「小姐，已經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了，」於是退後兩步，惶惑地站着，等候她第二句話的斥責。

看了看手上的瑞士錶，果真是長短針在十二字形上擁抱在一起了。

「好，把那件東洋睡衣拿來，」朱小姐於是呵欠了卜就起來了。

用着美國固齡登牙膏，把牙齒刷得芬芳之後，擦上法國可的香皂洗面，香粉塗臉，香水噴身……，空氣裏充溢着一種挖刺心絃的香氣。

房裏的佈置是「洋化」的，傢俬是「洋貨」的，無所不是舶來品。

吃過日本的鮑魚，和朝鮮的海味之後，於是朱小姐把那英製的洋服穿上，襪是意大利出品的，鞋子是日下最流行的捷克披伴。

一身是多麼珍貴，美麗，輕飄啊！踏上福特的八缸的汽車，到王公館那裏打牌去了。

「今日國泰的戲頂好，是嘉寶主演……」在將近五時的時候，朱小姐那麼提議。

「那麼……馬上去啊。」王小姐展開了臂膀。

在戲院裏欣賞過了兩小時「羅漫諦克」眼福之後，一直驅車到「大滬」舞廳去了。

在舞場裏，紅綠燈光的幻現，爵士音樂的癡狂，法國香賓酒的氣味，加力克捲烟的窒息，擁抱，接吻，跳舞，調情，嬉笑，喧囂，凌亂，慾的放肆的癡癡……他們是昏昏然，朦朧然。

舞場裏永遠是夜色的，沉醉的，……把人格丟掉了，把生命丟掉了，把

一切的都去掉了。

每天是這樣，每天，每天是這樣。

(五)朱小姐命運

在青春的時節，少女的生命，誠然是可貴的，彷彿一朵及時盛開的花那般，美麗的，珍貴的，這是一個黃金時代呵。

然而，冬天到了，或是經過一場狂風暴雨之後，它就破碎得體無完膚的。

朱小姐的遭遇也是一樣的，朱小姐的命運也和一朵花樣的。

也是變幻無窮的。誰能保得誰永久都是一樣的呢？

況且，經濟恐慌的怒潮不是到處洶湧着嗎？人們已是從生活上感非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無足圖存的時候了。

跟着革命的怒潮，朱財源的生意就被淹沒了。破產了。

她此刻變得多麼的可憐呵！失了所有一切的倚靠，又沒有生活的技能，沒有折磨生活的習慣，沒有生活的途徑，沒有生活的奮鬥精神，此刻，彷彿一只喪家之狗那般，在茫無涯際的人生的場上，到處徘徊，溜躑，爲饑寒所鞭撻，爲人們所唾棄，爲她一切過去闊掉的朋友所屏絕。

她已經到了最後沒落的時候了。

在苦痛的深調裏，她飲泣着，呻吟着。她的不幸是由她的環境裏造出來的。

## 孩子們

踏進了××小學的幼稚園，一羣蜜蜂似的孩子們飛撲到我這兒。他們唏  
唻嘩啦地嚷着：

「何先生！」「何先生！」於是把我包圍成一個大圓圈，就開始他們的戲法  
了。

你握着我的手，我握着他的手，一面跳，一面唱道：「紅了桃花，白了  
梨花，醉了玫瑰花，前也花，後也花，春光到我家。戴着櫻花，佩着蘭花，  
拈着海棠花，抱着杏子花，左也花，右也花，春色難描畫！……：：：：」

這時，一個孩子絆倒了，他們就嘻嘻哈哈的大笑起來。

我把那個孩子扶牆起來，她歪着嘴巴，似乎想哭的樣子對我說：「何先生！你……你沒有買糖給我嗎？」

「糖，我也要」——另外一個喊道。「我也要」，又另一個喊道。「我也要」——他們又重新把我緊緊的包圍起來，有的扯我的衣角，有的抱着我的腿子，有的握着我的手，有的却把手伸進我的衣袋裏去搜索，但是他們，非常失望，其中一個對我說：

「何先生不好！何先生沒有給糖我吃。我……我不要再和何先生做……做朋友了。」於是就跑開了。

「何先生不好，我……我也不要和何先生好。我去喊李先生買糖去。」於是又跑開了。

「大家去！大家去！何先生沒有糖，李先生有糖，大家去！大家去！」於



是個一跟着一個都跑開了。

這是我心裏想：孩子是多麼天真，純潔，無知，可愛的啊！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受縛束的環境裏，本着人類的天性，他們喜歡怎樣就怎樣。他們沒有顧慮，沒有悲哀，沒有思念，沒有被社會上一切惡劣的思想所熏染。他們的心是皎潔的，快活的。孩子的生活是多麼幸福啊！

叮噹叮噹的上課的鐘聲響起來了。這時，我心裏打動了一下，於是跑進教室裏去。生活，生活，成年人的生活，機械的生活，漸漸使人神經麻木了。對於粉墨生涯，我的心比從前減了不少的興趣了。

這一顆心是用孩子們的心情來療治的，所以我還能勉强的生活下去呢。

站在四週圍坐成一個大圈子的孩子的中央，我拍拍手掌，對他們說道：「小朋友，小朋友，請你們不要氣惱我。慢慢叫買糖給你們吃，喜歡麼？」

「喜歡」！「喜歡」！無數同樣的聲音連續地喊着。

這時我又想：孩子是容易被人欺騙的，正因為這一點，孩子是無知，所以更加令人可愛了。於是我又對他們說：「現在先講給你們一個有趣的故事聽聽喜歡嗎？」

「喜歡」！又來了一個同樣的歡叫。

這樣，我就開始講了一段窮人孩子們的生活給他們聽，流浪孩子們的生活給他們聽。……

## 一樁更有意義的事

經過三年同居生活之後，我已經嘗夠了這「戀愛」的滋味了。

所謂「戀愛的幸福」，只是一種幻象而已。

經濟的壓迫，社會的危機，已是深深地闖進每一個人的「地盤」裏。

在起初，當我開始投入「愛網」的時候，一切反映在我眼前的都是活潑，新鮮，和諧。可是，經過了三年的同居生活之後，一切都和以前相反。我們往往因為一點小小的事，時常吵嘴打架。仇人似的，沒有從前那種互相謙讓的情形了。這樣，我所接觸的周圍，此刻在我看來，都消失了牠們底鮮美與和諧的存在了。

由這些日子起，我們彼此的行動，都互相明瞭，由於內心的敏感；坐下來時，我曉得她要說些什麼。睡下來時她明白我要講那一種的話。

對於任何的事，都生厭了。她常常懊惱。也常常靜悄悄的一個人躺在床上哭。因為她總喜歡我老默在家裏伴着她，而我可不能那樣。難道一個人爲成了「家」之後，就非做「家」的一種工具，一種點綴品不成？！或是——一個人，成爲「情侶」，成爲「夫妻」，他或她就非做了他或她的奴隸不可？

這是不可能的。

「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句話是有牠相當的價值的。我感覺，所謂「戀愛」這回事是有閒階級的玩意兒，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玩意兒。

此刻，我真厭煩極了所以，我往往悄悄的一個子跑到郊外去，在豁達的新鮮的田野裏，我躑躅於那廣野的大地上，欣賞着那些青山綠水，樹木花草

飛禽走獸，大自然之美，它把我引入幽情的境界裏，我不覺嘆息着個人的生活是多麼自由呵。

然而，這種肉體上一時輕鬆的快感，當我重復回到自己那沉悶的「家」時便像一片五彩的霞雲那樣被東風吹散了。

生活於我是一個苦擔，我明白這是無法逃避的，我已經不是一個童年時代的孩提了。工作於我是一種使命，我清楚這是我對於人生必然的一種義務我已經不是屬於我自己個人的了。

「我必須變更變更我自己生活的形式呀！」踏進「家」門時，瞧着那愁眉苦臉底老等着我回家的自己的妻，我深深地這麼嘆了口氣。

她瞟了我一眼，這似乎在責備我不應把她孤零零的去在這冷空空的房子裏。

我沒有理睬她，便懶巴巴的躺上床上來。瞧瞧天花板，瞧瞧這空虛和沉悶的小房子，想到這生活，我不覺抖震了，又默默地想：

「愛」於我是憎恨的！

「生」於我是厭惡的！

然而，我不得不生，她也不得不愛，我們是活着，愛着，人不是富於感情的動物嗎？

可是，我們畢竟很苦惱的。在窮窘與憂鬱裏，我們不是正在掙扎着嗎？經過三年愛的生活之後，我已經受到愛的苦味了，我沒有愛了，我不能愛了，我討厭愛！這時，我覺得有件事，為人生的一大件事，它不比愛更重大，更迫切，更有意義嗎？！

菲  
莎

是六年前的秋天吧？

當菲莎還是個青春少女的時候，她的生命充滿着純潔與熱情，她有副俊俏的臉龐，靈活的眼睛，月兒灣灣的娥眉，櫻桃般小脣，梨渦的微笑，性情是活潑的，姿態是天真的。

而她那種有條有理的說話，懂事的，沒有舊式家庭小姐那種迂腐，拘束這是引起她的一種自傲的原因，也可說是她自負自大的一種理由。

反正，她那種特質，是引起不少男子們對她的追逐與欽慕，至於女性呢在她同性的朋友當中，可說十之八九都是憎惡她，鄙夷她，妒嫉她的。

然而，菲莎完全是個少女，她有顆熱烘烘的心，對於那些，她似乎漠不相關的。

對於自己的未來，她抱了一綫遠大的指望，她的理想是一個女子不該和男性有優劣的區別，她感覺女子并不比男子弱，委實在她的面前，不知有多少的男子屈膝於她的裙下，她蔑視他們，她討厭那些呆頭笨腦的傢伙，她頂瞧不起一個男子不像男子那個模樣。

因此，她的視綫更加展開了。她老盼望着自己能夠做一個出類拔萃的女性，被所有的青春的男女都愛戴她，贊美她，佩服她。她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脾氣，就是不願，也不許任何的男女有蔑視她或不屑她的那種表情或行爲。但是她又不是像一般女子那樣，歡喜弄恣作態，怩怩忸忸的去博取人們的歡心。她常常瞧不起自己的同性，她十分鄙夷那些甘自墮落甯受玩弄的非薄女



子，她覺得女子，許多以爲生來就不是出息的，生來就願甘受踐踏的，可是她無論怎樣都不承認有這點的劣性。

她喜歡和男性交際，想在異性的氛圍裏，吸取一些新鮮的空氣，想多多的認識一點世情，學習一些在她同性中很難得到的經驗及智識。她很明白老在女子的圈子裏廝，于她是沒有什麼益處的，但她和男子往來，也并非濫交也不和人胡調，她決心，想把自己投進男性的烘爐中，將她陶冶一下。把她的個性，生活，體格都鑄熔一下，使她成爲一個健全的人。她知道單恃男子那種剛直倔強的氣質是不夠的，而只有女子那種溫柔的偏重於情感方面也不行。一個人，她覺得，該應具有兩種的性情才成！

起初，當她在教會學校唸書的時候，不消說她的思想是落後的，燻染着洋奴教育的氣味，新式資產階級小姐那種思想。對於封建的生活的形式，起

了一種反抗，但她沒有民族的意識。

後來離開那學校，她的年紀也漸漸的長大起來了，和社會上多方面的人物的接觸，使她漸漸的發現了自己種種的缺陷，對於過去那種錯誤的言行，她起了天大的慚愧，極大的懊悔和厭惡。

并且有一件事使她憤憤不服的，便是在她新近交友的同性裏頭，她常常被人冷嘲與熱罵。她心裏非常不安，她覺得自己并不比她們差，在普通的情上，她自信比君謾青芬愛麗她們都強，怎的她反而受侮呢？她們難道恃着某種神秘的力量使她非受委屈不成？

後來，她漸漸發覺自己的伶俐，傲岸，和那種摩登的態度是引起她們最大反感的所在。這點，更使她深感不服。難道像她們那種樸實的，笨氣的舉動是該受人贊美嗎？但不論怎樣的，她總受委屈似的，這使她苦惱，使她抑鬱

使她成爲一種情志。

本來，那些朋友都是她日常所接觸的，就說君謾吧。她是她從小在一塊長大的，她比菲莎大，學識也高些。而且，她——君謾曾經參加過一會婦女運動。所以在君謾那兒，菲莎常常聽到一些關於革命的術語和一些嶄新的名詞。開始她不大了解，之後她有點明白，最後她知道君謾時常對她說起那些話，無非是想誇張自己的品格，掩飾自己的沒落，并且也是用來挾制她的一種唯一的手段而已。

對於君謾那種的行爲，她已經起了個反感，她已經不信任她了。

終於，她們之間的感情破裂了，原因是誰也不願低威誰的。

此後，菲莎漸漸的對於她們用以自恃的那種事情，她起了種極大的好奇心，追求心。她漸漸領悟到一個女子想完成她們的使命，想提高她們的處

位，想在男性的禁錮中，約束下解放出來，想從這個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下獲得女性的解放及人類同等的權利，那末，非努力那種事業不成的，她常常這麼想。

於是，她設法認識了畢生竭力于這種偉大工作的人，她學習，她受訓練她自動的工作起來。洗革了一切過去那些小姐式的生活，肅清不正確的觀念糾正了自己過去那些輕薄的行爲，她勇敢地刻苦耐勞地幹着。

她打破了粉紅色的夢，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絕無悔惜地留戀地跑上艱難困苦的路上來。

對於君謾這種朋友，這種人，她此刻想，覺得非常的可恥，她背叛了自己的人格，投進沒落的戀愛生活的懷抱裏。

她很爲君謾慚愧，很爲君謾可惜，她想：一個具有前途的女子，受過新

教育的洗禮，爲什麼要甘自墮落呢？難道革命是爲着自己嗎？

菲莎現在變了，和六年前的菲莎兩樣了。此刻她冷雋，對於什麼事都苦心去思索，生活把她鍛鍊成個堅硬的壯美的有清晰頭腦，敏捷的智慧勇敢的精神的人兒。

此刻，她什麼也不妄想了，工作是她的人，自由是她的目標呵！

## 「狂人」與我

對於人們含着一種惡意去招呼我的朋友阿金做「狂人」這回事，在我的心中常常撩起一種劇烈的憤慨。我感覺：他們不但侮辱了阿金的人格，損害了阿金的生命，同時，我認爲侮辱了他，損害了他就等於侮辱及損害他的朋友無異。我便是我的朋友阿金的朋友當中一個。所以爲了這樁事，我感受到和阿金一樣的有切身之痛。對於他們那樣欺負他，虐待他，嘲弄他，和常常以那種不道德的舉動去對待他，我的腦袋憤怒得簡直要爆裂開來了。由於這種事實上面看來，使我深刻地了解到他們內在生活的動向及那人間的悲慘底泉源。我確信：這是他們本性缺陷底特徵之一，每每感觸到這事上頭，使我感

受到異樣地難堪。

阿金是個性情異樣率直和倔強的人，他一向在地方法院裏做活。勞碌了大半生，他仍舊做個聽差。年紀快上五十歲了，可是他的身體還很壯健。他不但有做人的勇氣，並且有做人的才體。他不但敢於說話，並且還勇於反抗在這裏，他常常因為爲着別人的事而同同伴吵鬧。他雖然在這裏的日子不少了但他始終沒有向別人討過一枚便宜的錢。在他的面前倘若被他發現了什麼不平的事，如欺詐人家，壓迫人家，恐嚇人家，他就和你咆哮起來。在他的心中倘若認爲有必要幫助別人的事，那末，雖則如何的困難，他非得替人做到不可。總之，在他們中間，顯然他是一個奇特的人，他抱有一定的宗旨在這兒活着，他不怕與環境奮鬥。所以在這裏，人都憎惡他，因為他妨礙了他們種種的貪污。因此，他們認他爲他們的眼中釘，這「釘子」他們必得用法子拔

掉不成，果然，他終於被他們拔掉了。可是他不怕，他仍舊一樣地要生活下去，去做他的事下去，去講他的話下去。他到處吶喊，和人家爭執。結果，他一樣地受着他們的憎惡。人們用一種輕蔑的眼光去瞅他，一樣地帶着惡意叫他是「狂人。」

這件事，使我感覺到它本身的無理與殘酷，非人間的，洋溢着一種世紀前那種野蠻的腥臭底氣味。我很替我的朋友傷心和爲憾。而我的良心教我對於這事不能緘默，它在驅策着我。而我的理智同樣的在指揮我，使我對於這種人生的災禍底事，不能不積極起來！

對於我的受難的朋友，對於我們不幸的命運。因此，我便挺身而替我的朋友打抱不平，同樣的是爲我們的生存而抗議。我向人們解說，爲阿金辯護想藉着我熱情及那種不可否定的理由去向他們抗議，務使他們了解我的朋友



并不是像他們所謂「狂人」這類人。并且想狠狠地矛刺他們一下，暴露他們的黑暗。然而我的努力他們不但不聽，反而認我也是和阿金一樣是「狂人」。

他們說：「一個好好的人怎會與狂人爲伍呢？」所以他們就斷定了我也是「狂人」。

在我呢，不但與「狂人」阿金爲伍。并且還爲他而奮鬥，而犧牲，在有必要的時候。如此他們對我更加恐懼與厭惡。首先他們攔絕了我在他們中間的社會地位再用種種的手段陷害我，使我陷於阿金目前一樣的境况而後已。我呢，在起初，心裏似乎感到一點楚痛和淒涼。原因是我的職業因此以落掉，我的飯碗因此被人敲碎，而我的「一般的朋友」也駭怕起我來，他們不敢接近我。生怕我的惡名會沾污了他們的清白。於是他們漸漸地離開了我，終於和我斷絕了一切友誼的關係。這點，當時很使我難堪。我曾經這樣地憤恚

對他們說過：「你們的腦子爲什麼愚蠢到這樣的田地？你們的膽子爲什麼懦弱到這樣的程度？你們的眼睛爲什麼短視到那樣的可憐？」

然而沒有結果。他們也不會覺悟。後來，我覺得有這樣的朋友也沒用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朋友。於是我的心也釋然下來了。

從此我決心過着我認爲應該過的生活，對於阿金的友誼，我始終保持着那種熱烈的態度。而我們的往來更加密切。我常常安慰他，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幫助他，使他不至受窮窘的生活而懊惱。並且有時我還向他解釋：我們所遭遇的「所在」。他很坦然而快樂，對於我的真摯的友情，他感激得流淚。有一次，當我們對面坐着談論到各種事情，特別當我講到人間的那種悲慘的故事上面，果真，他忍耐不住了。那寶貴的老人之淚，那彷彿血般的老人之淚悄悄地就落在這陰鬱的黑暗的污穢的地面上了。

那時，我感到說不出一種痛快。因為我們的生命更因此以旺盛。我覺得：這牢不可破的精神與情感的團結。對於他們含着一種惡意去嘲笑和凌辱我們這回事。除了激動我們的反抗的熱情之外，我們什麼都不感到了。

## 弟 弟

總之，弟弟那種企圖往往和我們的意見相左的。母親盼望他能夠好好地讀點書，特別對於英文這一門，應該加緊去努力；打算將來靠着親戚的情面好薦弟弟到洋行里做活。那麼，母親一生的心願可算達到了。我呢，祇希望弟弟不要和我作對，好好地依從我的話，擯絕了一切時髦的思想與習慣，規矩矩的做個青年，將來雖不致有怎樣苛求弟弟能幹出一番轟天動地的事業但至少也想弟弟應該出人頭地，使我們看見心開。那末，父母二十年來對於弟弟的勞碌，可算不是白費的了。

然而，我們的願望只是願望而已。弟弟，他有他自己的理想。他有他自

己的世界。

在家里，他看他的書，——這些書都是我所討厭的。不然，弟弟就到外面去忙些什麼的。對於我們的話，弟弟簡直沒有把它放在心里。因此，母親很傷心。我也常常和弟弟爭辯，勸他，教他，有時不免威壓他。可是，弟弟對於我的感情很壞，信仰是等於零點。他目中簡直沒有看見我的存在。這緣故，一方面因我往往無禮的去欺負弟弟，約束他，特別在母親的面前時，我常常以長兄的資格，大大地去責斥弟弟，教訓他，自己儼然一個家長似的。這點，我知道很使弟弟生氣。因為弟弟明白我：除了在母親的跟前吹吹自己的牛屁之外，是一無所能的，況且，家庭的財產不是都散在我的手上嗎？

總之，我的一切墮落的行爲，弟弟好像是個探子那樣，他什麼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因此，弟弟異樣地厭惡我。這使我常常忐忑不安。然而，一在母

親的跟前時，我就把那些事情丟開，若無其事地高談闊論我的宗旨。對於弟弟仍舊一樣去斥責，教訓。並且，有時還當弟弟是個孩子般的哄他。

有一天，弟弟終於和我反面了。他大大地臭罵了我一頓。並將我種種的惡行，一一告訴母親聽。可是，母親不相信，她反而怪責了弟弟，說他不該那樣地去造我的謠。弟弟覺得很傷心。因為母親確實沒有了解我們之間的真相。於是，就在這一天的夜里，弟弟悄悄地離開了我們。

直到現在為止，足足有三載的光陰了，我們簡直打聽不出弟弟的蹤跡。這其間，母親好像失却了一顆心愛的寶貝，日夜地哭着，傷心着，容顏消瘦衰老得多了。她以為：從此永遠不會再見那可愛而精明的弟弟了。

可是，在此刻，當我突然地接到弟弟的來信時，登時心中說不出一種快慰。特別當我將這可喜的消息給母親知道的時候，她頓然陷於悲喜交集之

中，快樂得忍不住眼淚，急急地問我：

「炳兒，快……快些告訴我，他……他怎樣了？他……他真的還活着嗎？」

「是的。」我說。「媽，三弟還活着。而且很好，他已經建立起自己的事業來了。」

這時，母親走近我的身邊，一手揪住我的袖子，用着異樣和諧的，感情的，彷彿孩提一般的嗓子說：

「那末，他……他信里講些什麼哩？」

我瞧瞧母親那種慈藹和親切的樣子，心底里，突然地湧起一種無名的悲哀；悽愴地，深沉地，好像哭訴一般的讀着弟弟的信給她聽：

「親愛的媽：

首先我要向你告罪，因為我是那樣突然地離開了你。

在這三載悠長的時間里，你必然挨着許多辛酸吧！我呢，一樣地爲着生而掙扎，奮鬥，受過種種的挫折和不幸。

本來，在那難艱與困苦的日子里，我早就想寫信給你，想藉着你的熱烈而真摯的慰藉，使我獲得一點人生的甘露。然而，我想：這會使你傷心的。所以，我終於沒有勇氣寫信給你。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還活着，康健而且快樂地活着。我的平民教育的工作，使我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在這千千萬萬人目不識丁的環境里，他們一方面受着生活上窮窘的壓迫，一方面又受着無知的，盲目的，愚笨的痛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首先，我覺得應該去教尊他們認識點字，啓發他們的智識，提高他們教育的水準，灌輸一點求生的精神及科學的見地給他們。這



事業是非常迫切而扼要的。所以，在這偏僻的村落里，我和朋友們盡着我們最大的能力和最高的義務，創立了十幾間平民學校了。我們不但不收他們入學的費用，並且還勸告他們入學，供給他們書本。我認爲：這工作是有意義的。雖然我的生活過得很艱苦。然而，決心了那樣做，我也毋用想去過怎樣好的生活。總之，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事。這已使我十分快樂了。媽，倘你能夠了解我這話，那麼，你或許會說：「彥兒，不錯。你是有腦根的，不像哥哥那樣。好，努力吧，幹得像樣一點。我雖然不能幫助你，但我也不能來妨礙你啊，孩子！……」

「是的，你說得不錯啊，孩子！」當我唸到這里時，母親被感動地高聲起來之後，匆忙地催促我：「讀下去，讀下去。」

我仍然像先前那樣地唸道：

「可是，媽，你能夠這樣說嗎？也許我想你會說的。因為你愛我哩。然而，這祇是由於一時感情的衝動而已。當你真實地知道我沉湎於目前這種生活之中時，你必然不允許我。但是，媽，我已將我的生命獻給我的事業上面了。所不幸的祇有你。不是媽？你一生陷於苦惱和憂鬱之中，難艱的日子不是把你康健的幸福蝕食了嗎？在我的心中，常時惦念着你。因為你是創造我的一個人啊！然而，媽，原諒我吧。爲了千萬人的事，我便不能不離開了你的話，那末我想轉來一次望望你。媽，你喜歡麼？我想就在這兒擱筆了。（因為學生們正在催促我上課。他們很用功；知道智識對於他們的重要。）祝您好！完了……」

x

x

x

●

讀過弟弟的信之後，母親不由自主地抖索起來。她本然地縮在我的身邊，一句話也不說，祇是淌着眼淚。

我感覺十分難受，心里好像被一件什麼重重的東西壓着那樣。在弟弟的信中，他不是表白了他自己偉大的人格和高尚的理想嗎？而且，弟弟顯明地已經瞧不起我。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殘廢與低能，懦弱與可恥。在我的心中，一想起過去對於弟弟那種虛偽與刻毒的態度，使我撩起無涯的創痛。我慚愧：我沒有理想，也沒有追求生活是墮落的，頹廢的。此刻，站在險惡與空虛的大地之前，我茫然地活着。又將茫然地死去。啊，我這無用的生命呀！

## 或年之春

遇着一位多年前的同學A君，驀然使我回憶起一九××年之春。

那時，我只有十五歲。在廣州一間私立的教會學校裏唸書。

那是出於三叔之意吧。他說：「教會學校辦理得認真，經費又富足，規則又嚴厲，不消說科學是特別注重的。所以，祇要在那裏薰染得六七年，將來是不愁沒有出息的！」

我呢，在那時，對於事理還沒有審斷曲直，觀察是非的能力。當然，祇好服從三叔的意了。

當時，A君是和我同班。他個子生得矮矮胖胖的。有對大的眼睛，一

雙硬壯的腿。人很滑稽，但品行非常之劣。讀書是懶透了的。雖然學校方面那麼注重聖經，但A君却每天背不出。所以，他常常挨先生的斥責。每到考試的時候，他總是偷看別人的卷子；或是偷偷摸摸地挾帶些條子，或是恐嚇別人要替他作弊。但結果，他是沒法考得上及格的。

照當時的校則來看，像我們同學A君這樣的「學品」，那早應該斥退了。可是A君却安安然地和我們一道讀下去。

後來，另一位B同學告訴我，A君之所以不受開除，是他的父親有面子是他的運動特別好。在廣州第×次全市運動大會里，他曾經爲了「母校的光榮」獲得八項田徑的個人錦標哩。

我，當時倒很喜歡和他接近。在我們級里年紀最大的是他，最小的是我所以我時常受着同學們欺侮。他們壓迫我替他們做「公務」，并且還要強迫我

拿錢給他們買東西吃，喝屈臣氏的汽水，喫廣南記的「雪膏」，看明珠特等的座位……總之，我受到他們的氣，可說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了。

將這些事情告訴給先生是沒用的。因此，我很傷心，感到自己的孤獨與淒涼。

後來我想了這樣的一個主意：「去巴結他吧！」倘A君能夠幫我一手的忙就不怕他們敢來惹我了。於是，我常常偷偷地請A君吃東西，看戲，借錢給他，並且還答應他在小考，月考及大考的時候幫他「通過五關」為止。

接受了我這樣的厚禮與恩惠，A君自然對我也好起來了。

這時，同學中有誰來欺侮我的，用不着自己開口，A君就會狠狠地替我打了他們。他很野蠻，氣力又大。所以一班的同學都怕了他啦。

從此，我可安心讀我的書去了。這時他們不但不敢來打擾我，而先敲敲我「竹槓」的朋友們，現在都來親近我。這原因就是他們知道我有有力的人

做後盾，生怕我會向他們反攻與復仇。就不得不先向我買好了。

我呢，并不因此而自傲。祇要人不侵犯我，我絕不會無故去惹人的。我感覺；大家能夠客客氣氣地相處下去，誰願意去討誰的麻煩哩。

自此以後，我與A君之間的友誼日益濃厚起來了。對於他的生活，我感覺到某種的興趣。基於我們互助的原則，我與A君便成爲盟友了。

因此，我更可安心地去讀我的書。而A君亦更可安心地懶下去。他每天總是醉心於運動，遊蕩，吃東西，講戀愛，甚至賭博。對於功課，他顯然無心去學習。自我與他相好之後，A君簡直把他的功課放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想：養成A君這樣的倚賴心及不良的惡習，這罪過，應該是我負荷一份吧。

到一九××之秋，恰巧是個暴風雨的季節。那時，我已經是十八歲的青

年了。A君呢，他比我足足大六歲。

這時，我對於智識的欲望顯然很強烈。每天除了學校的功課之外，我還讀了不少關於課外的讀物。如小說，報章，雜誌，社會科學，特別是關於青年問題這一類的書，我看得格外津津有味。

大抵是當時自己的雄心和高超的緣故吧，在我的心里常常撩起種光芒的火燄。那時我完全陶醉於自己偉大的生活憧憬之中啊！

對於我的學力極有幫助的是一位關先生。他的學問的根底很深，見識廣博，對於新舊學術都有研究。他說話的時候，總習慣挺挺架在他鼻梁上的眼鏡。態度莊重而談諧。在上課的時候，他是隨隨便便的，沒有一些先生的架子。但我們却怕他。因為他有着一種偉大的崇高的使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話裏，在他的生命中。因此，他用不着向我們睜眉凸目。但



我們都很愛他。感覺他，對於我們是那樣的親善。正相反，有位周先生，他雖則向我們怎樣兇，却沒有一個怕他。他很庸俗，意識頑固，他的人格與學問早結我們全班的同學都看穿了。可是關先生則不然。他時常向我們提出許多重要的問題來討論，給我們解釋，教我們認識。從那裏，我們學習了不少豐富的智識哩。

記得有一次，當我們同學之間正被一個「讀書與戀愛」這題目弄得昏頭昏腦時，君是站在「戀愛至上」主義這面的，他說：

「讀書是件艱苦的事。在這單調與困難的生活裏面，往往容易引起我們對於工作的厭倦。所以，爲了提高我們的生活的興味，那種足以鼓起我們精神及調濟我們心情的力量——愛情的力量。我認爲：我們是無理可以反對的……」

對A君的見解，我認爲理由不足與事實不符。當時我曾經這樣反駁他：

「這……是你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場來說的。我看見許多的同學正被戀愛所煩惱。我覺得他們是沒有快樂之可言的。戀愛，牠常常使我們專一於求學或工作的精神渙散了去。甚至說，牠是把我們的心櫻奪了。……」

我們之間的爭論是沒有結果的。

其後，記得還是關先生給了我們這樣的一個意見：

「我並不否認青年應該要講戀愛。像你們那樣年紀輕輕的人，有誰看見嬌答答軟滴滴的女人不會動情呢？在那時，告訴你們，我還恨不得一手摟住她，吻她，自己纔覺得開心哩！（那時，同學們都哈哈大笑了）不過，不要做癡子，整天整夜地去想女人。我認爲：在可能的及自然的範圍之內，你們不妨去談談。但在目前，你們的環境沒有許可你們。我們離「戀愛之夢」底理想

還遠哩——同學們。現在，你們可以克制一點嗎？當你們需要緊張工作的時候……」

他的短短幾句話，確實打動了我們的心。可是A君仍然固執着他非戀愛不可的成見。……

第三年，那是一九××年之夏了。

我們的學業也結束了。

從這時，各人便抱着自己的幻想及目的，分頭到各處去。

在當時，我突然失去了這一顆友好A君的心，他曾經那樣有力的援助我，使我深深地感到悲涼了。

這其間，我常常想起他。直至闊別了八年的今日，我們偶然地在路上相見，心中是有說不出的一種快慰。當我焦急地問及A君的近狀及職業時，他

便掀起滿足的微笑向我說及地目前的職責了。

「哦……他已是一個顯赫的官員哩。」

我的腦海突然一想：「他有這樣學識和能力嗎？」

但對於一個多年的同學及曾經幫助過我的好友是不應有這不正的惡念的所以我終於釋然而歡笑了。

不過由於這，使我帶來了往昔的憧憬及回憶，從我的心中便擦起一種無名的悲哀及空虛的慚愧，我感覺：「中國的事情就精在這裡呵！」

可是A君與我的有力之援助，使我當時不受別人的欺壓而獲得一個讀書的機會使我打下了自己的學力底基礎，這一點，直到現在還是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裏，我感激他，永遠地感激他。

## 海 邊

那是炎熱的夏天的時分……：

我和兩三個知心的朋友到了那遼遠的遼遠的海邊去。敞開了衣服，把身體任性地在軟答答的沙土中；悠閒地遙望着海。

海在輕暖的微風底呼吸之下笑着，顫動着。他的臉上掀動着一層漪漣的波紋，不時地反映出一種刺目的光輝。

在那一望無際的廣漠底天地分界線上，時時瞧見着兩三粒渺小的黑影，一下子湧起來，一下子又沉落在海里……：

空間充滿了激動的喜悅的色彩，和着汹涌的波濤的聲音，奏出一首美麗

而雄壯的曲子。

蒼天里站着一個深紅而圓臉的巨人，他好像喝過無量的葡萄酒那般，向着人間笑着，放射出金色的閃爍，和諧地和海水融成一片充溢着生動的不息之歡樂。

而那時隱時現的黑點，在淺綠色的波濤上面，漸漸地漸漸地盪出他們的輪廓，在他們經過的所在，劃着一條細長的白線，緊緊地牽在他們的後面，宛如一條尾巴那樣的，在上頭呢，又是一股濃厚的黑烟，好像一條頑大的毒蛇把他們捲着似的。

之後，就在我們眼前的左邊突然出現了。我們知道他們要駛向上海來了。在那裏面，沒有疑問的必定裝滿了各種各色的貨物，而這貨物就是點綴着上海的輝煌啊！

——這個怪物——我向朋友說——對於人類是多麼方便的啊！——當他們漸漸地又漸漸地離開了我們的視線的時候。

——就是這個怪物也很可怕的——當中一個朋友說——不曉得吞掉了我們中國人多少的生命啊！——過後他呆呆地望着遠方的一點渺小的黑影……然後，轉頭瞧瞧我；沒有再說什麼話了。

——那是不對的。不是他吞掉我們的生命呵！不是他的！他不會的！我說，是他的主人呵！對不對？——

大家沒有回話，默默地又望着海里。

海在笑着，風被熱烈的陽光溫存過了之後，和暖地輕鬆地掃過了雄偉的海面。波濤又激動地盪漾着，白沫貪婪地急促地向着海岸湧着，舐着……

## 狗的悲劇

我的家是沒有養狗的習慣的。祖母一向是討厭狗。她說狗是吃屎的畜牲最下賤不過的一種動物。母親呢，他雖則不討厭狗，可是却駭怕狗。她說狗兇，發起瘋來的時候會咬死人。所以家里有那麼多的小孩，她感覺養狗是不應該的。至於父親呢，對於一切生物都是愛護的。可是，提起要養狗，父親便搖頭對你說：

「這是一個重大的負擔啊！」

我呢，對狗沒是什麼好壞的念頭。不過覺得家里既養了貓，鷄，鴨，鵝，鵝等等。那麼，狗就不必再去養他了。我生怕在他們之間會產生不幸。所以



爲了預知這種不幸的事情要發生，就應該預先去制止呢。

可是二哥偏偏喜歡要養狗。爲了這件事，我們之間常常引起爭辯，甚至於吵嘴，總之，二哥是喜歡要養狗的，他覺得我家非養狗不成。並且還舉了不少的事實和理由來保證他的養狗論對於我們的必要。後來，我們終於依從了二哥的意見了。

對於狗的研究二哥是很有經驗的。此如狗的種類，性質，好歹，「正種」與否之類的事情，他都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母親爲了較爲安全起見，特別關照過二哥要好好的一隻。我呢，心里沖沖着，真替鷄，鴨，鸚鵡，及小貓們的生命耽憂哩！

弟妹們一聽到家里決定要養狗，他們也大大地驚慌起來。彷彿在他們中間已經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那樣。個個的臉上都現着一種恐怖的神情及蒼

白的顏色，好像天大的災難已經降臨在他們的頭上來了。

弟弟哭喪着臉跑到母親的跟前，說：「媽，不要答應……答應二哥養狗  
狗……狗……他會咬人的 狗……狗……他會把我的鸚鵡吃掉的。媽，媽！  
啊，不要狗，我——我怕。」

妹妹也是一樣跑到祖母的跟前，一邊揩着眼淚，一邊哀求說：「阿  
婆，你——你不是對我說過，討厭狗嗎？他又髒，又兇，又不好。阿婆，答應  
我，不許二哥養狗呀！母雞已經孵了蛋，狗一來，他會把他們嚇壞了的，你  
——你就沒有鷄子雞蛋好吃了。」

雖則他們是那麼起勁的泣訴。但結果，終於給二哥打退了。二哥的脾氣  
是很壞的，也是特別的，決定了要做的事，無論怎樣也要做。所以，狗終於  
養在我們這沒有養過狗的家庭了。

這是一隻小狗，二哥說是從一位朋友的家里討來的。他有黑漆漆的毛，尖而白的嘴巴，細而長腳。剛從他母親的胎里生下不過四五個月左右吧。

初到家里時，這狗驀地然引起我們（大人的）一種愛，對於這無力的，無能的，無知的和無助的生物底愛護，我以為這大抵是人類的一種天性吧。

弟妹呢，起初抱着一種敵對的心理去對待他。他們遠遠地站在那邊，睜開了渾圓的眼珠子，很很地釘着那隻狗。妹妹生怕他會奔將過來咬她，所以恐縮地站在弟弟的背後。弟弟雖則年齡比她少，膽子却比她大。這時，他手里握着一根木桿，不時地向着那隻狗揮搖着。那狗呢，不但不兇，反而馴良起來。有時弟妹們威嚇得兇點，他也會狺狺兩聲，然而這聲音却是無力而悲切，彷彿在呼號他的母親底援救那樣。

對於這不敢反抗的狗，弟妹們便得寸入尺了。他們漸漸地走近他的身邊

開始用手去捉弄他的頸，他沒有逞兇，於是弟妹便很命的打，狗汪汪的吠着。到後來，聲音也沙啞了，沒氣力，軟答答地躺在地面上，喘着氣。當我跑來制止弟妹們的惡行時，瞧見這小生物已經奄奄一息了。這時，在我的心底里深深地撩起一種難忍的悲哀，看見這狗的命運，我想：「生存的保障是應該反抗的，鬥爭的！」

至於弟妹們這種野蠻的行爲及謬誤的心理，我感覺有嚴峻去糾正與教訓、他們一下的必要哩。

## 一個畫家

藝術家——林維。三十歲。頭髮長長的。個子高高的，瘦瘦的。跑起路來非常文雅。終年打着一朵黑色的，特別寬大的頸花。

近來，因為生活的不安。因此，精神上格外萎靡，心情也非常煩亂。所以，對於畫；他簡直沒有好好地畫過一張畫。

看過他的畫的朋友都說：這是頹廢派的作品。沒有生氣。沒有濃厚的情感。沒有興奮的刺激。沒有鮮明的色調。沒有重心的焦點。至於 Model 呢，那不用說，生硬，呆板，不肉感，沒有玲瓏浮凸的曲綿，總之，精得很。

於是他很難過。心里正給那種難堪的慚愧苦惱着。

往往陷於如此不安的情節時，唯一安慰自己的方法，他祇有向自己作這樣的解釋：「這並不是我沒有天才的緣故呀。你想：沒有一個適意的生活環境，沒有充分的工作工具，沒有一個美麗的，健康的，活潑的，嫵媚的，令人可愛的女郎做摸特兒。這樣，那里會有偉大的傑作出現哩！所以……：倘若給我找到個處女——充溢着青春與熱情。充溢着美和愛。那麼，你看！我會畫出如何驚人的藝術品來！到時，你們才會曉得我的天才是如何的偉大呀，如何的豐富呀，如何的卓絕呀！不過，……：唉，現在太可惜了。我的生活底鵠的在那里呢？我的理想中的 Model 在那里呢？我的藝術家底甜蜜的，桃色的，玄妙的人生之夢在那里呢？唉，唉！……：」

像那樣的喃喃過了之後，心頭雖然覺得輕鬆一點。可是，一種不可消失的憂慮與乎無限憤慨的思想，仍舊緊緊地纏繞着他。

於是，在這寥寂，凌亂，陰森，充滿着一種人生的悲哀及悶人的氣氛中他孤獨地踱來踱去。

眉宇間，常常深深地鎖着。心頭顯然被那種苦惱的情感所苦。對於掛在壁上的那些畫，——那些絞盡了他不少腦汗和心血所造的結晶品，祇是侮慢地冷淡地投了輕蔑之一瞥。

「而且——是的」。他咬緊着牙齒，在空氣中很很地敲擊了一拳，說，「徐琳太可惡了。地批評我的作品沒有生命。沒有價值。沒有藝術。沒有內容。祇是一些無聊，淫迭，穢穢，淺薄，下流，單調 庸俗的東西。哼，他是那那樣的辱侮我！……………」

回憶着朋友的話，真令他自己難受啊。

總之，對於自己的畫底前途，他似乎已經感到有些荆棘了。

「那怎樣辦呢？」他異樣惶恐地問着自己。於是，焦急地，煩躁地在房壁踱來踱去。把腦袋低低地垂下，幻想着，深謀遠慮似的思索着。……

這是，恰巧有個朋友來訪他。

一見之下，他非常高興。趨上前，他緊緊地握着那人的手，得意洋洋地說道：

「啊……：……好極了。我多時正找你哩。現在，我有個問題來請教你。這是決定我藝術生命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正陷於無法可想的時候哩！……」

「老兄，」那人拍拍他的肩膀，似乎說笑似的，「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

「不錯，」他嚴厲地說道，「他們批評我的畫沒有前途。沒有生命。那麼這不是糟透了嗎？M君，告訴我。應該怎樣才好？」

「那容易得很。你應該轉變作風。記着，」他的朋友也正色地說，「一個



畫家的藝術的生命，個性，人格，最高的使命，等等。完全是基於他的作品底力的表現上面，生的表現上面。而最要緊的是要充實畫的內容。你，若果能夠把握得住時代。那麼，將人生一切的欲望，悲憤，苦痛，鬥爭，歡樂，殘忍，希冀，善與愛。……烘托出來。給人一種警惕。暗示。教誨。安慰鼓勵。愉快。力量。及深刻地不可滅忘的印象。那麼，你的畫在歷史上已具不朽的價值了。」

「啊，」他搓搓手，「那麼，我應該是為人生而藝術的。是不是？」

「不錯。我們是應該為人生而藝術。這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才有光榮的前途。」

「那……那……我應該畫一個女人。——一個女人的相貌。她 我想：應是包含着人間的生活的諸相」。

這樣地說過之後，他的臉上現着一種意外的微笑。心中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快感擁塞着。彷彿，他覺得：自己開始第一步的工作已經給他一個無限的代價了。

「是的。」他那朋友說，「不但應該畫一個包含生活的諸相。而且，廣泛地，你應該去畫人間的，遼闊的，人生的，一般大衆生活的諸相。」

「對的。」他坦然地答道，「不過……現在我要畫一個女人。自然，最好是親愛的母親的容顏。母親的慈藹與悲哀的臉。……」

「也行。」那朋友單調地答道。

「不過，」他又躊躇起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啊。我那里去找我母親的臉哩？今生，我永遠也不會找着我母親的臉了。那麼我的工作不是又落了空麼？唉……」

他，於是焦灼地在房里踱來踱去。臉上擁塞着一種憂慮的顏色。

「藝術家！藝術家！」他的朋友彷彿嘲笑似地喊着，「你的幻想太多了。」

「不。不。告訴你。現在，我已經找着了，我已經找着了。」彷彿記憶起一件什麼事情似的喊道。

於是，他匆忙地，神經質地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對他的朋友說：

「走吧。謝謝你。現在我要到一位親戚的家里去了。」……………

x

x

x

x

第三天，在親戚的家里，果然給他找到個剛從家鄉的生活底深淵里逃走出來底女性做 Model。見面時，使他突然吃了一驚：這是如何面熟的一幅面孔啊！彷彿他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她那小小的嘴吧，粗黑的頭髮，晶瑩的眼睛，長長的睫毛，茁壯的身體，被太陽烤得赤褐的膚色，羞答答的態度

嫵媚的笑，呆笨而帶點釋氣的說話……一切，都是那麼深刻地烙印在他的腦子里。

他呆住了。木獨地凝視着她。一時陷於惶惑之中，不曉得怎樣纔好。

她也被他那種詭異的舉動驚錯着了。

當他的神態稍為清晰一點的時候，他把自己的身體漸漸走近她的跟前，親熱地，帶點瘋狂的模樣對她說：

「你……你是什麼人？啊……好極了。我是第一次發現你這樣的生  
命。這次，啊……我的作品可以成功了。有了你，我……我不愁自己的  
東西沒有內容。姑娘，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哩？」

她，簡直給他弄得莫名其妙。頓時，陷於侷促不安之中。呆呆地站着，渾身不由自主地顫動起來。

「你……你可以說話哩！怕難爲情嗎？豈有此理，做模特兒也會這樣嗎？呸，不要作弄我。」

他，於是緊緊地挨近她的身邊。開始想捉摸她的手，想摟她的腰，想吻一吻她那含情默默的眼。

她更加戰慄起來。心里忐忑着。眼里溢滿了淚兒。她很想開口說話。可是，無論怎樣也不成。於是，她仍舊靜穆地站着。

「喂，你……你爲什麼那樣呢？難道今天有了什麼心事不成？抑或你——不懂得怎樣做模特兒？姑娘，不要駭怕。爲什麼眼里有淚哩？告訴我：你的家在那兒？爲什麼要幹這種生活？」

「先生……」她羞答答地，用着那種近於哭訴的嗓子說，「我的家在揚州。父母早死了。剩下我與一個哥哥，一個妹妹……」

「他們呢？」

「妹妹已經賣給別人做了頭去了。哥哥離家已十年。」

「你的父母死了多久？從前幹嗎？」

「死了已有九年。爹是個先生。在鄉間靠教書和賣些書畫過活的。」

「怎樣死的？」

「那是……因為得罪縣官給他槍殺的。母親覺得心痛。而且，生活實在過不下。所以，連夜也就悄悄地自盡了。……」

說到這兒的時候，她不覺悲哀地咽號起來。

「啊……姑娘。你……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呢？」

她用衣袖揩揩眼淚，說：「林……林德。」

突然，他把眼睛睜得挺大。歇斯得利地喊道：

「妹妹！妹妹！我就是你的哥哥呀！」

於是他一手揪着她，緊緊地摟着。兩行慘痛的熱淚，一點一滴地落在她的額上，落在她那悽愴的臉上。

她也呆呆地瞅着他。從那同一的模型的臉上，從那奇特的感覺上，她已經認識他了。

「啊……哥哥！咱們的痛苦，咱們的不幸，咱們的命運，咱們的悲哀，咱們一生所受到別人的虐待……你……你不要忘記吧。把它統統畫下來，把它統統的畫下來……。」

「是的，妹妹！我已經驚醒了。我已經看到人間的生活底諸相了。我已經認識清楚畫家的任務了。這就是我生活的新原素。這就是我生命中的新紀元！」

## 自由之歌

這是一夥有血性的人們，他們的眼睛時刻地望著那方，——光輝的自由的那方。他們是有理想的，年輕的，壯健的，燃燒着火般生命力量的人們。他們不怕難艱，辛酸，險惡，甚至犧牲他們的生命，爲了一個被蹂躪的民族底解放之緣故。

他們豎起自由底大旗，在燦爛的空中飄揚着，在千千萬萬民衆的中間，激起鬥爭的浪潮鼓起反抗的熱情，掀起巨人的暴風雨啊……

他們這麼地前進着，死亡着，繼續着，鬥爭着。

他們的眼睛只看見一個目標：自由！作不斷的戰爭，爲了這鵲的的緣故



現在，他們雖然被幽禁于這僻處，黑暗，饑寒和恐怖的牢獄里。可是他們沒有點兒灰心或詛喪。

雖則在這里他們的青春會被冷酷的鐵鐐所摧殘，他們的康健會被不良的食料所蝕吞，他們的智慧會被單純的生活所愚化。

雖則在這里他們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人生最黑暗的一面，他們的耳朵所聽到是人類一種最殘酷的聲音。

雖則在這里，陰森森地獄之深淵里，他們被另外一種世界所隔絕了。昏然地好像陷於無天無地的幽谷中。

他們這麼地被消磨着他們有用的生命與乎不幸的、悲慘的、沉長的歲月啊。然而，他們怎也不會悲傷，灰心！祇是充滿着憤慨與仇恨。也許，祇有憤慨與仇恨才把他們的生命漸漸地吞蝕了吧。

但是，他們時時刻刻地都不會忘記，這是他們苦難的時代，找尋光明的時代呵！

只消他們想起他們的統治者——帝國主義者如何地踐踏他們，如何地去消滅他們的文化及歷史，如何地去破壞他們的求生的機能，如何地對他們施行種種非人的設施底時候啊！

他們的眼睛就會迸出火花來，他們的腦袋就會爆裂開來。他們一刻也不能忘記，他們一刻也不能偷懶。

只消他們想起一九三〇年大半個朝鮮陷淪於飢荒，旱災，苛政，重稅的，重重困苦的時候，千千萬萬隻手舉起他們反抗的旗幟與要求他們的利益及自由的的時候，給予他們的壓迫者一種空前未有的威脅時，他們就會知道這個昏迷了好幾十年的國度已經開始醒悟到如何去爭取他們的獨立了。

雖則那次的鬥爭是失敗的，那次是被他們的主人殘酷地，慘無人道地鎮壓下去。……

然而，這段帝國主義者野蠻底暴行，却給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了。

是的，他們不怕，他們並不因此而灰心，戰慄。他們時時刻刻地記着這是他們的苦難時代，避生時代，鬥爭時代，找尋光明的時代啊！

只消他們想起這些事，只消他們的生命還有氣力，只消他們知道及料到此刻還有許多許多的弟兄姊妹仍舊繼續着他們的路的時候，他們的精神就會更加的倔強起來！

在六七十年悠遠的奴隸者生活裏面，在最近大大小小的浴血肉搏裏面，在平等，解放，自由，獨立，革命和光明的聲音裏面，他們，——全國的苦難的民衆們，都明白了，覺悟了，堅決的認識了他們唯一的出路！——祇有

革命！用血與鐵！

在過去，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們還是昏昏然地讓他們的主人去宰割。而他們自己呢？好像不知抵抗的羔羊般的。

在過去，他們還有一種蠢態的幻想，冀求着在自己的壓迫者的脚下丟給他們一些恩惠。

在過去，他們還存一種渴望，熱求中國革命的成功來援救他們。

在過去，他們還是相信自己的無能及帝國主義者的光榮和權威。

可是現在啊；他們已經明白了。

在種種的事實底教訓裏頭，他們已經學習得珍貴的教訓：唯有靠着他們自己千千萬萬民衆的力量，用血，頭顱，勇敢的堅毅的不屈的奮鬥！這樣，他們才獲得光榮之代價哩！

所以，爲了自由的緣故，爲了這被蹂躪了生命的復活，爲了整千整萬萬奴隸者的自由，他們這些年輕的，美麗的，壯健的，有火簇般的生命底力量的男男女女少年們，正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樣，滾着他們的熱血，擲着他們的腦袋，甚至於犧牲他們的生命，祇求達到這鵠的的緣故。

他們沒有懊悔，灰心，不怕難艱。

此刻在他們的靈魂里，時刻地有一種崇高的，偉大的，英勇的，堅毅的，又好像慈母的愛一般之革命的力量，在鼓勵他們，安慰他們，指揮他們！

所以，此刻他們雖然被困於這陰濕的牢獄里，可是他們的眼睛不斷地望着那方——光輝的，歡樂的，幸福的，活的，充滿着生命的火簇的那方——  
革命！

革命！革命！這聲音貫澈了他們的神經，打動了他們的心弦，陶醉了他

們的生命。

他們確信，在目前，在此刻，在最近的將來，全國的弟兄姊妹們都會咆哮起來呵！

## 壓、迫

自從父親去世以後，媽就跟一位親戚到香港去了。

當初我們死也不讓媽去的，因僞一離開了媽，我們的生活簡直糟糕透了。可是媽很親切地對我們說：「我到那邊去找點事情做。有了錢什麼事都好辦的。你們不是喜歡吃好的東西嗎？愛穿漂亮的衣裳嗎？還有，你們不是常常嚷着給你們買點好玩的東西嗎？那麼，媽除了去找點事做之外，不然那兒來的錢供給你們哩？……」

這些話倒打中了我們的心，我們便樂得答應給媽去了。

我們兄妹倆并不是沒有想過：祇要我們吃得飽些，穿得好些，不要受什

麼人來欺負，縱使媽一時不在我們跟前，這也沒有什麼要緊的。

不過，真正到了媽要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們的心事又變了。現在我們覺得非常之傷心。而且整日整夜地哭着。我們知道祇有媽才會真心地去照料我們。倘若交給別人去管理，我們就會受到人家打罵的，這樣，我們不是變成一對可憐的孩子嗎？

我想：媽對於愛護我們的心是無所不至的，可是別人就不然了。

這樣，我們就扯着媽的衣裳，哭喪着臉對媽說：

——不讓你去！

這樣地糾纏着媽，使媽也覺得爲難起來了。

媽於是捏着我的手，傷心地說：

——不去。那兒來的錢給你們吃用哩？孩子，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盡



且還欠別人一身債呢。况且 眼前就沒米煮飯，這教媽怎辦呢？

瞧着媽那副淒慘的面孔，我忍不住地也號哭起來了。

——那麼……媽，你可以向別人再借一點好嗎？不然就在這裏找點事做也好。爲什麼要到老遠的地方去呢？

我抱着媽，這樣地懇求她。

——是的，不要去，媽，我不讓你去！——妹妹跟着也說。

這時，媽哭起來了。

媽的聲音是那麼微弱而悲切，彷彿深夜里聽見什麼可怕的調子那般。我們的心多麼酸痛啊。

——唉，孩子，還是讓媽去吧。媽一定要去！媽不忍看見你們這樣的受苦！媽不願讓你們潔白的無罪底生命受到像我這樣的一種境遇！愛護你們，

拯救你們，撫養你們，教育你們，使你們能夠健康地生活在這世上，爲了生存而奮鬥這就是我做母親的一種責任，也是我做母親唯一的一種義務！孩子讓我去吧，讓我去吧！……

媽這樣地說過之後，就非常魯莽地撒開我們，提起了一個皮挾，一下子便奔向門外走去。

當我們急急地去追趕媽的時候，恰巧姨母便由廚房里出來，她一手揪了我倆。嚴厲地喝道。

——你們鬧些什麼哩？回來好好地站着。她去是爲了你們的。進來，我給你們吃點東西。

於是，我們就被姨媽一手揪到家里去了。

妹妹躲在陳破的衣廚的旁邊一個黑暗的角落里，抖索着，哭泣着，並且

還尖聲地叫：

——姨媽，姨媽！你把我的手揉得真痛啦！痛啦！媽！媽！

顯然，妹的纖細而柔弱的手，給姨媽粗大而堅實的手捏得怪紅了。她對於我們太狠心了，爲什麼要這樣地對待我們呢？唉！沒有媽，真是可怕啊。我沉着。

——你站在那兒幹麼？小鬼。進去！把煮好了的蕃薯拿出來。

她又很很地看了我一眼。真可怕，這一雙惡毒的眼。我一面進去，一面又那麼地担心看：「她要打死咱們哩。」

——哪，以後不准響！響！我就打死你，知道嗎？瞧瞧！瞧瞧這根木棒小了頭……

在廚房里，我又聽到姨媽這樣地對妹妹恐嚇。

——唉！她會把小妹妹嚇死哩。

這時，從我微弱的心中，開始感覺到一種恐怖的威脅了，人間的悲哀和殘酷，我也開始地略略地領受到了，雖則我的年紀還很青——十四歲的一個孩子。——但在我這三年來的生活里，我經驗了不少的事情，思想也變得複雜了。我已經消失了一個孩子應有的那種爛漫的天性。爹底不幸的死，媽的不得已而離開我們。這些，一層一層的痛苦闖進我的心。使我變成一個可憐而受盡着生活鞭撻的磨難。現在我希望歲月急急消逝過去。而我們的身體也速速地長大起來。我知道，今後的生活，必須我們自己來建立起來，不然，我們會被冷酷的現實踐踏得粉碎啦。

○ ○ ○  
不消說，在這些日子里面，我們老等媽的消息，我們把「快樂的希望」之

石投在那香港的幻像之山上了。

雖則不久之後，媽會爲我們寄來一筆小錢。但這是多麼渺小啊。尤其媽媽她就大大地不高興了。

於是我便偷偷地寫信給媽，訴說着我們目前的生涯。我相信她看了一定會睡不着的。真的，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我們會受到這樣的不幸啊。

過後，日子也悄悄過去了。春天去了。夏天又來。秋天去了。現在又到冬天啦，可是媽的消息更渺茫了。不消說一年來就沒一個銅子寄給我們，就連一封信也瞧不見呢。

——這樣辦呢？——有天當我纔在那樣思索的時候，而姨媽。

——怎麼你們的媽一封信也不來？——她憤恚地對我們說。——難道她就丟了你們嗎？抑或跟什麼人跑了。噢！再過些日子，我們也不管你們了。

這些話，好像石頭一樣的，對於我們這孤弱無助的孩子，不啻是一個無情的嚴重的打擊啊。

我想：「萬一給姨媽驅逐出來，那教我們到那兒去好呢？」

想到這，我的心焦灼得很厲害。

「唉，媽不曉得怎樣啊？難道她真的生了病？不然，怎麼連一封信都沒有哩。教教我們小孩吧。」我又暗暗地思索。

但是，第五天，當堂叔走來告訴我們母親因失業而失蹤的時候，我們彷彿給一隻可怕的魔鬼攫去了一般。……

終於，有一天，我們給那惡魔一樣的人驅逐出來了。

啊，此刻，我們到處流浪着。……

「唉！沒有爹娘的孩子呵，」

到處漂泊。

我們嘗儘人間的苦楚，

挨到種種慘痛與淒涼。

爹娘啊，爹娘啊！

你們可知道我們這樣的苦楚嗎？

你們可知道我們這樣的苦楚嗎？

## 每當我回來底時候

黃昏降臨了，當工廠的笛聲彷彿像魔鬼一般的哀鳴底時候，從陰森而充塞着油味苦悶底工場裏，我被解放出來了。整天過度工作的疲倦，這時我才享有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的權利，在自由的蒼穹之下，我伸展着四肢，深深地吁口長氣，蹣跚地回到我的家來了。

到家時，父親仍舊和昨日一樣，蹲在跛了脚的板凳上，皺着濃密的眉頭用那隱痛的憂鬱底眼色，懶懶地向我投了一下；這彷彿向我招呼似的，也是向我表示着父親某種的要求啊。

我，這時帶了疲憊而哀痛的心，向他默默地點了一下腦袋，於是一徑往



屋角去了。我是故意這樣的，其實我就不敢接近父親的跟前，因為父親一看見我在他的身邊，他便向我說大堆叨叨嘮嘮的話，這些話都使難受得很。特別當父親向我拿錢買酒喝而我卻沒有個銅板給他的時候，父親立刻就板起嚴峻的面孔，很很地大罵我一頓。

父親這種脾氣我是曉得的，自從他失業子後，就喜歡喝酒，性情根本也變了，現在他整天不是在街上浪蕩，便呆在家裏發癩，因此就常常和我們爲難。但對於父親這種可悲的行動的形成，我們是會體味到他內心的創痛的。所以我們不但沒有討厭他，或是有過憎恨他那種惡劣底念頭。

在晚上，當我們一家大小都睡靜了的時候，父親總悄悄地一個子起來，他老是睡不着——自失業那時起，在黑黢黢的深夜裏，他好像貓子般的摸索着。把東西弄得七亂八落，唏哩嘩啦地震天響，我們就給驚醒過來了。母親

往往因此和父親拌嘴，她很苦惱，很傷心。因為母親和父親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並且她和我一樣的：白天要拼命的操勞，晚上就需要好好地休息才行；不然我們就給生活踢開去的。可是，每每當我們夢入睡鄉的時候，父親的肚子也是忍受不住飢餓的時候了。自從失業之後，不曉怎的？父親的肚子好像寬了，食慾也強了。

總之，對於父親這種不得已底擾人的舉動，我們除了感覺淒涼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話好說哩？你也曉得：我們是生活在窮困裏的人，一天除了兩頓僅可充飽的粗飯之外，簡直沒有一點什麼可口的東西到嘴的，所以，父親之所以那樣，就並非無因了。

在從前，當他有着工作的時候，父親就和現在兩樣。一早起來，他會把家裏的什物收拾得整齊，樣樣弄得妥妥貼貼之後，父親才從容地上工去

在廠裏，他很「起勁」，工作又勤。所以曾經得過工友們稱贊的。在晚上當他回來的時候，祇要身邊有錢，父親必定買些花生之類的給弟妹吃，有時還耐性的講些笑話及從別人聽來的奇奇怪怪的新聞給他們聽。那時，父親是個性情溫和的人，生活極有紀律，顯然是個快樂而糟練的人。所以在那時祇要大家聚在一起，我們就談談笑笑，日子過得好像非常幸福似的。

可是，這種歡樂彷彿與我們沒有什麼緣份，它迅速地就離開我們而遠去了。我感覺：祇有憂鬱和苦惱，才是我們窮人真正的侶伴哩。它時刻地緊隨着我們，彷彿是我們的靈魂纏在我們的身上。

算起來，自父親因為衰老而被解雇到現在，足足有三年多了。時光無聊地一分一分的過去，一年一年的過去了。而父親仍舊那樣空閒着兩手，整日整夜地過着一種痛苦的生活，這艱難而沉長的歲月，我們不曉將它如何為父

親消磨才好。

不久，母親也遭同樣的不幸了。如此，我們的一家更加陷於悲慘和窮困之中。每每當我從我廠裏回來的時候，一種人間的創痛就襲擊着我的心頭。父親與母親常常因為吃飯以吵嘴，打架，看見這種不幸的生涯，我真沒心於生活了。

這日子，我們不知如何將它結束了好？對於日日迫近我們眼前的災禍，對於這種好像永無止境的壓迫，對於我們生活在如此環境裏的人們，我深深地覺得好像被利刀插進肉裏而沒有把它拔出的那種楚痛。

父親比從前更顯得衰老多了，腰背也非常之僵僵了。一種灰色的死亡，已經罩上他那蒼白而憔悴的面龐上。母親呢，也因為受父親的氣而生病，嘔血。她那艱苦的咳嗽，她那斷斷續續的語聲，她那陰鬱而充溢着不幸的容顏

她那不可避免的死底陰影啊……

我的心簡直破碎了，每每當我從廠裏回來底時候。

一九三五秋

## 陰影

近來，在我的心中突然擦起一種無名的痛苦。這痛苦，它是那麼深遽地刺擊着我的生命。我感到非常地悲哀，對於萬物萬事都是那樣。

這，也許是我生活上的空虛吧？這，也許是在我的生活裡頭沒有熱情之溫存吧？這也許是我的生活上缺少了一種源泉之力吧？總之，我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多麼無聊而寂寞的啊！

像這樣寂寞而悲哀的心，雖則在我過去的生活的時間裡頭并不是不曾有過的，然而，我總沒有感到像現在那樣地厲害。唉，那看不見的淒涼底陰影它常常在昏暗的深夜里，把牠那可惡的手撫摸着我的額頭，使我感到一種寒

慄。牠也常常把那兇狠的幻影在我的面前出現，特別當牠對我說出種種難堪的話時，我頓然地陷於恐怖的深淵里。這時，真的我覺得人生是已完全絕望了呢。

陷於那樣地一種心境底時候，我往往懺恨着自己底生命的薄弱，同時也詛咒着自己底生命的笨拙！雖則人是不應把自己底生命看得太大，但也不可得太小。這一點人生本當的態度我并不是不了解的，可是最可怕的，最苦惱的，莫如墮入這種「心理變態」的狀態時。

側身於這樣的狀態時，世間有多少聰明的人們不能自拔的，而且也有多少聰明的人們纔被這「一點」所瘋狂了呢。

所以，在我的眼前自己時常便瞧見這樣瘋狂人的姿態，聽見這樣瘋狂人的聲音，和那種隱藏在瘋狂人生命里面的無涯地，深不可測的慘痛啊！

我呢也是當中的一個，我覺得自己比他們更瘋狂。更慘痛，我時常也對人們做出種種瘋瘋顛顛的舉動，說出種種瘋瘋顛顛的說話，雖則在這些的話里，并不是和關在瘋人院里的瘋人所說的話一樣，可是，在我們經常的習慣上說總之過於激昂，認真，胆大，公坦，喜怒哀樂一時無定的，不消說，那是列於瘋人這類的人物了。

可是，我覺得：祇有這樣，我才感到生命上的一時的愉快！祇有這樣，我才能把自己心里的抑鬱儘量抽爆發出來，祇有這樣我才可以悠然地夫對付遭圍陰的沉的環境啊！

讓有痛苦的人而無法解決自己的痛苦的人去嘲笑吧！

我是在痛苦中過生活的，也是在痛苦中長大起來的。

痛苦，它好像一根無情的鉄鞭似的抽搥着我們前進，它教我們踏上快樂



之路，引我們到幸福之境。

是的，沒有痛苦，人就會墮落的，——在這時候。

但是，痛苦也不可過於絕境。因為一達了絕境，我們的神經就會錯亂起來。這時便會變成真正的瘋人了。

總之，在現在的生活的現階段，帶點瘋顛的態度是不錯的。我此刻心的悲哀與生活的暗淡那是事實的。我對於自己目前的機械的粉墨生涯，漸漸地發生灰心了。這並不是我改變了自己一向的宗旨，也不是我感到這工作的無義意。主要的還是在這生活中它漸漸地把我的神經麻木了，把我的思維迂緩了，把我對於學生們的熱望之心，現在已經變成失望的泡影了。

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之所在！也是我最大的悲哀之所在！

這一點使我覺得非常的慚愧。我沒有一種偉大的力量去幫助他們。沒有

一種淵博的學識去啓發他們。他們的放肆與懶惰，他們的頑劣與不思振作。這就是我的罪過與責任！

爲了這罪過與責任，我感覺到自己應該早點衝出這氛圍啊。從另外的一種生活上把我健全起來吧。把我的興趣提高起來吧。把我的生活弄得更加結實吧！不然，我將永遠沉湎於無窮的苦悶中，無窮的空虛里，無窮的絕境上啊！

## 時節的心

秋：秋景色，秋之夜月，秋晚星，秋寒風，秋情調，秋是一個充滿着憂鬱的季節。秋是那麼苦悶的啊！

秋的心是淒涼的，秋的眼睛是多情的，秋的面龐是悲愁的，秋的聲音是淒慘的，秋的嘴唇是蒼白的，秋容顏是那麼抑鬱不樂的呀！秋，秋，使人掀動心情的秋，使人回憶過去的秋，使人沉湎於萬種愁思，留戀愛人，追懷故物的秋。秋好像是個失戀的女子。

春天是個年輕的女郎，她有的是活潑，生躍躍的，充滿着朝氣的力量，充滿着奮發的現象，美麗的，健康的，可愛的，使人感覺生生之欲的！不像

秋天那樣。

夏天是個及時的少女，她有的是熱情，火辣辣的，充滿着希望，幻像，金色的好夢。她使人感覺生的必要，長進的愉快，一切都是暖熱的激動，奮發的，向前邁步的那種氣概。不像秋天那樣。不像春天那樣。是十足的夏天自己那樣。

冬天是個嚴肅的寡婦，她有的是暮氣，陰沉沉的，衰頹頹的，充滿着殘年的痛苦，充滿着老大的莊嚴，充滿着緊張的危急，充滿着難堪的，薄情的冷酷的，缺少友誼的熱情。冬天過於單純，過於蕭煞，過於萎縮，過於使人感覺終結的楚痛。冬天不是春天那樣，不是秋天那樣，又不是像夏天那樣。我不高興夏天，我不喜歡冬天，我不贊成春天，我也不留戀秋天啊！我願意：是春夏秋冬四季都有的那種混合天氣。

可是，這是多麼不幸的呀，我這一顆的心，抱着希罕的情懷，追慕着不可能的現象，心是熱的，氣是旺的，力是足的，幻想的魔術是無窮的。

然而，這一顆心呀！這顆捉摸不定的心，這顆創傷的心，這顆充溢着無邊無際的心，是苦？是酸？是甜？是辣？是冷？是熱？是黑？是白？是無底的，是<sub>不</sub>可詠說的心情啊！

我這一顆的心呀，我這希求的一種氣候呀，我這盼望的一位女郎呀！幾時能夠實現？幾時能夠消除了我心中的煩燥？幾時能夠使我踏上人生的樂土？幾時能夠……

心的呼喚？情的奔動？血的泉湧？淚的洪流？生的吶喊？死的呻吟？  
掙扎！鬥爭！變幻無窮的世事和我這一顆激動的心！